

【现在开始自由落体】1-11.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2147588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21475888>.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ho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嘉齐如梦](#)
Stats: Published: 2019-11-18 Words: 32078

【现在开始自由落体】1-11.

by [MashedOat](#)

1.

张颜齐低头拆外卖袋子，听到身后“咔嗒”一声，楼下这阿姨每次都把塑料袋打三个结，就几个包子至于吗，张颜齐直起身打算拿剪刀，顺便看了眼躺椅上的人，正拿着一个打火机在按。

“这个打火机很好看。”男孩的眼睛又黑又圆，配上整张脸反而不是可爱的长相。

“所以我才买它。”张颜齐去拿了剪刀回来，剪开袋子，小心把豆浆拿出来。

“你抽烟吗？”那边又问。

不抽，张颜齐随口说，把豆浆递过去，发现对方还是用圆溜溜的眼睛看他，两个人对视了两秒，张颜齐乐了：“你这个表情就蛮有意思。”

什么表情，男孩问。

张颜齐说：“好像很奇怪我为什么不说喜欢就送你。”

男孩笑起来，圆眼睛变弯：“可能我就是这个意思。”

张颜齐晃晃头，捞出筷子，用搞怪的滑稽语气说：“男孩子可不能太溺爱。”

对方没说话，张颜齐左右看看，拽过一个坐垫，直接坐地上，他这里比较简陋，没餐桌没沙发，只有一个躺椅还被占了。

“张颜齐，是吗。”他的声色真的很低，像大提琴。

可能是在桌上看到张颜齐随手写的草稿纸，怎么知道的张颜齐并不关心，他咬着筷子：“介意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男孩直起身，张颜齐顺着他的视线，拿过纸笔给他，这屋子里别的没有，就是纸笔遍地，等他写完，张颜齐接过来看：“你小学的时候被罚写名字是不是很惨？”

焉栩嘉笑了，靠回躺椅上，慢悠悠地一晃一晃：“我没被罚过，老师都很喜欢我。”

看得出来，张颜齐耸耸肩，看豆浆被他放在地上：“不想喝吗？”

焉栩嘉还是躺着：“没胃口。”

“那你想吃什么？”张颜齐很耐心。

焉栩嘉抬起头看他：“你对随便捡回来的人都这么好吗？”

呃……张颜齐低头喝了一口粥，含糊不清地说：“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不怎么在自己唱歌的地方捡人，以后遇到很麻烦，昨晚真的是意外。”

“但是你最好吃一点东西，”张颜齐摸摸额角，“再过几个小时你又会……像昨天晚上那样。”

“我是第一次发情。”焉栩嘉平铺直叙地说。

嗯，张颜齐心想我也看得出来。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焉栩嘉copy了他的话，语调似乎跟躺椅晃动的慢速合上了，“其实我不讨厌自己是omega。”

张颜齐慢慢嚼着嘴里的东西，偏着头看他。

“就算会发情，找个人解决就行了，”焉栩嘉抬起头，颇为笃定又认真地看他，“不是吗，它又改变不了我是什么样的人。”

“……确实，”张颜齐看了一眼他的手表，诚恳地同意，“我们两个算谁睡谁也不好说。”

这话不知怎么戳到焉栩嘉的笑点，他笑到躺回摇椅上，张颜齐吃完他那份，撑了下腿站起身，低头收拾：“虽然我觉得你肯定不缺别人送你东西，打火机还是给你吧，不过抽烟有害健康，小朋友不可以学。”

本来张颜齐想，要是小少爷睡完就走大家都方便，他虽然平时管不住自己操心世界和平，倒也知道什么麻烦惹不起，焉栩嘉的手表大概够买他这个出租屋，当然没有手表也能看得出来，张颜齐跑过那么多场子，年纪越小的人，越能完整反映他的家庭背景，焉栩嘉的所有言行举止都写着“贵，贵，贵”，晃得张颜齐头晕眼花。

酒吧里也不乏仗着有钱就胡闹任性的富二代，焉栩嘉又显然不是那种类型，张颜齐看他情绪很平静，应该跟家里没有矛盾，那就更麻烦了，他要是乖宝宝，这账就得算到张颜齐头上，张颜齐连临时标记都没敢给他做，人家家里找上门，张颜齐真不知道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

当然他也没那么清白，睡是睡了，张颜齐只是想说，他可是在平权主题的辩论赛上斩获四杀的mvp，绝不趁人之危……

“我这关怎么过不去啊。”小少爷突然抬头。

张颜齐走过去，看了看，指给他技能，焉栩嘉恍然，换了个姿势又专注按起来，张颜齐站在旁边观察了一会，好像真没有要走人的意思，怎么还赖上了，这游戏这么好玩吗，张颜齐在心里叹了口气，去拿钥匙：“我下楼买点东西。”

哦，焉栩嘉连头都没抬。

焉栩嘉的书包里有抑制剂，但他昨晚没经验，吃得太晚了，而且张颜齐怀疑因为他一直没发情过，可能只是放在包里备用，说不定是三个月或者半年前准备的，药效有些流失。

在药店转了两圈，最初几次发情期的omega激素水平似乎都不太稳定，不一定哪种药有效，哪种副作用更大，张颜齐一不小心还跟导购小姐唠起来了，出了药店才想起来不对啊应该听课的人不是他吧！

回到家，发现焉栩嘉竟然在吃一碗面，张颜齐看看袋子，好像也是小区门口的，很好，捡回来的猫猫会自己吃饭喝水用猫砂，没有情感创伤也没有心理疾病，健康得不行，就差跳到空调上宣布这个屋檐还凑活，不过还得继续努力了。

当然没跳上去可能因为空调上面太脏……张颜齐回卧室把床单抱出去洗，又着腰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房间，焉栩嘉好像有一点洁癖，昨晚一片混乱后张颜齐拿毛巾帮他擦身体，他迷迷糊糊还避了一下，张颜齐真是佩服他都这样了还能在乎这个，但当时张颜齐也懒得折腾，按住他草草抹了几下就躺回床上搂着人睡了过去。

张颜齐大概收拾了一下房间，主要还是稿纸太乱了，连枕头底下都有，把书和CD都塞回柜子，张颜齐在书桌边坐下，打开笔记本，屏幕上还留着上次看到一半的网红剧，张颜齐随手点了继续播放，一边打开手机看从昨晚热闹到现在的微信群。

昨晚有别的omega先发情，焉栩嘉属于被牵连的无辜路人，张颜齐就更无辜了，他都已经离开了两个路口，发现耳机忘拿了才回去，在后台过道捡到迷路的焉栩嘉，幸好昨天是新人驻唱，粉丝不多后台也没什么人，但前场还是很混乱，张颜齐找不到店里的人帮忙，又不能把他留在那，只好把他带回来。

说实话张颜齐常年在那些地方混，不敢说自己多良民，如果大家互相看顺眼当然可以，这种发情状况张颜齐尽量都会避开，张颜齐的精神世界有一点偏执，他不喜欢陌生人对着他崩溃失控，一览无余。

昨晚带焉栩嘉离开的事不知道被谁看见了，传到关系比较熟的小群里，一个个都在惊讶妖娆把人带回家了？真的？新鲜货？确定不是经常围观他的女友粉？

张颜齐：“无图无真相，散了散了。”

他不说还好，一说真有人丢出张照片，张颜齐忍不住说：“你这什么拍照水平啊，我都认不出我自己。”

过了半分钟，另一个热心猪队友竟然把这张图调亮细化了一下，重发出来，这回还真看清

张颜齐的脸了。

张颜齐：“……”

幸好因为角度关系焉栩嘉把脸埋在他肩窝，只有后脑勺，再怎么有技术帝也满足不了大家的八卦之心，张颜齐不敢再挑衅群众，怕还有什么照片，息事宁人地说：“就是很普通一个小孩，不认识的，现在已经走了。”

群众发了一排“我装作信了”“人善被人欺”“我看看是哪个小傻瓜上当了”的表情包。

张颜齐：“……”

“你知道最假的地方是哪里，”有人指出，“首先普通这个词就有问题。”

“虽然张颜齐是个憨批，眼光还是阔以。”

“等等我好像有情报。”

张颜齐心想妈的你又有了，找你要demo就没有，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你是宫斗戏里肚子可大可小的贵妃吗，不对这样讲不太尊重……

又是一张图片，张颜齐震惊，还真是焉栩嘉，不过这个看起来是他之前坐在酒吧里的照片，还没有后面乱七八糟信息素的事，撑着下巴在看台上的人唱歌，像电影画面一样。

“看这手表，是不是一个人？”

……我就知道，张颜齐想果然手表是本体也是万恶之源，来这种地方还敢戴这样的表，真是小朋友不知世间险恶。

“条姐她们拍的，一进店就盯到了。”

“没人管？瞎了吗？”

“去了，没弄到手。”

张颜齐打字：“差不多行了。”

“完了。”

“完了。”

“完喽妖娆，黄金A榜又开除一个。”

张颜齐：“你们这个榜的名字真的搞笑能不能换一个。”

“关你屁事哦你又不上面了。”

？？张颜齐拉了下袖子准备超高手速打字，背后突然贴上来一个人。

“等等这是单人……”他是真的整个人糊上来，张颜齐赶紧往前挪了挪，让出大半个椅子给他，但焉栩嘉还是软体、或者说是液体一样，没骨头似的粘到他背上。张颜齐没再说他，他闻到焉栩嘉的信息素，还不是很浓，但已经甜起来了。

焉栩嘉反倒先开口，低声说：“我喜欢你身上的味道。”

是的是的，张颜齐说：“猫薄荷。”

什么？焉栩嘉有点迷糊地偏头看他。

没事，张颜齐拎过桌上的袋子，“我刚才买的药，你吃一点。”

不想吃，焉栩嘉闭上眼睛，鼻尖蹭了蹭他的颈窝。

他一定是倍受溺爱长大的小孩，毫无防备，不知道人和人之间有安全距离这个词，发情的omega张颜齐不是没见过，不是他这样黏法，张颜齐说不清楚，总之不是这样的黏法，焉栩嘉并不疯狂地渴求情欲，他只是单纯很享受这种亲密。

“我说真的，”张颜齐站起来，把他按在椅背上，垂着眼睛看他，“不吃的話待会哭到叫都叫不出来，你不会喜欢那种感觉的。”

2.

焉栩嘉看了他几秒，笑起来：“你是在吓唬我吗。”

他依然很镇定，不是伪装，眼睛里没有惊慌也没有害怕，张颜齐确实很少见到能这样坦然面对自己发情期的omega，更何况他年纪这么小——现在张颜齐开始怀疑他是天生性格沉稳，还是人生幸福到真就一点点的亏都没吃过。

“你是不是……”张颜齐两只手一起揉他满是胶原蛋白的脸，然后往两边拉开，把他扯成一只扁脸猫，“看起来聪明其实是个小笨蛋啊？”

当然不是，焉栩嘉不高兴地说，但他竟然没有去打张颜齐的手，这什么……血统高贵的猫都是这种教养的吗？绝对不伸爪子？张颜齐再次震惊了，讪讪松开手，安抚地捏了捏他的脸，苦口婆心地念：“我跟你讲在外面真的不能这样，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也不可无，昨天晚上要不是我捡到你，你现在百分之三十二的几率在医院，百分之三十五的几率在警察局，剩下就还在床上神志不清……”

“你是不是算不出来剩下的几率是多少？”焉栩嘉突然打断他。

“……我怎么就，”张颜齐停顿了一下，“看不起人吗？但是你先重复一遍我刚才的话吧，我也忘了前面两个数说了多少，早知道不随口说了。”

焉栩嘉笑得一头撞在他肚子上，张颜齐哎哟一声，无奈地自己去翻药盒：“好了笑完就乖乖吃药。”

焉栩嘉笑完了，靠着椅背看他仔细读药盒的说明，眉眼间已经有些快快：“我昨晚哭了吗？”

张颜齐的视线从盒子上抬起：“你问我吗？”

“我不记得了，”焉栩嘉耸肩，“反正我都不会记得，有什么关系，那些是生理反应，我又控制不了。”

“……你倒是看得开，”张颜齐慢吞吞地说，“但我还是要说，可能别人会记得，可能别人会用这些来伤害你，我不是要讲为了你好那么俗的话，我只是觉得你应该不喜欢那种什么都不记得，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感觉。”

“有人会喜欢吗。”焉栩嘉看他。

“你昨天晚上看到喝醉的人了吗，”张颜齐按出一个个胶囊，“那些酒还是他们自己买的对吧。”

焉栩嘉眨了眨眼睛，乖乖张开嘴，这个高度差真有点像喂猫，手指都被他舔湿了，张颜齐把桌上的水杯递给他，又看了看药盒：“虽然我不太清楚，不过，唔……听说现在有比较贵的药，能让发情期只是像发烧一样，你应该可以买到。”

焉栩嘉仰头把药吞下去，嘴角还有一点水，笑起来：“你真的管好多。”

“我也有家人和朋友是omega，”张颜齐摸了摸他的额头，“好点了吗，我不是吓唬你，我见过发情期之后头痛会吐还昏迷的人，因为你们激素……”

好我知道，焉栩嘉拉下他的手，“生理课讲过，我认真听了。”

他发情期已经开始了，口服药只能让他好受点，真正的抑制剂要靠注射，焉栩嘉看都不看一眼，坚持说怕疼，他还反问张颜齐：“为什么要打针，不是有你吗？”

他态度太理所当然，张颜齐来不及想就把心里弹幕说出来：“天啊我竟然也有变成工具人的时候。”

焉栩嘉又开始笑：“对不起，我不是……”

我知道，张颜齐拇指压下他的眼尾看了看，焉栩嘉的眼睑和眼膜都有点红，从猫变成了兔子，焉栩嘉没动，自下而上地看着张颜齐，这种视线比较糟糕，眼睛那么大，漂亮又高贵的脸，也可能是信息素的迷惑，张颜齐也分不清。

他半倚着桌子，叹了口气，对焉栩嘉伸手：“来。”

焉栩嘉站了起来，站起来的时候晃了一下，可能性格使然，他也是真的能忍，一直没有露出很虚弱的样子，努力控制着自己的表情，跌进张颜齐怀里的时刻突然放松下来，呼吸一瞬间有点急促，张颜齐顺了顺他的后背，焉栩嘉反而整个人颤了一下，胳膊环住他的脖子，还是去蹭他的腺体，声音都有点哑了：“虽然我不讨厌自己是omega，但是我讨厌很多alpha……的信息素。”

嗯，张颜齐用指腹轻轻摸焉栩嘉后颈肿起来的那块，感觉焉栩嘉还想说话，便没有进一步动作，焉栩嘉喘了口气，贴着他的颈窝说：“但是你的味道不一样，没有压过来的感觉，还有点像，植物……”

真的假的，张颜齐笑起来，心想猫薄荷我随便说的，我又不是猫我咋知道猫薄荷啥样……

焉栩嘉梦游似的呢喃，下了个结论：“是冷的。”

“但是你很热。”张颜齐说。

……味道吗？焉栩嘉非常懵懂。

“身体！”张颜齐想这药好像没用啊怎么人还是傻了，他刚想问焉栩嘉有没有哪里难受，刚

一侧脸竟然被焉栩嘉堵住嘴。

嘴唇也是烫的，但是咬人好疼，张颜齐叹气，好像出血了，猫猫不会用爪子倒是会用牙，但是咬人又不能得到接吻的快感，焉栩嘉急切地往他身上挤，张颜齐从后面拽他的衣领，逼他直起身，然后借着力气直接把他推到身后的床上，焉栩嘉摔进床里，闷哼了一声，然而脸上的那种神情，执着无畏，眼睛里只有张颜齐似的，张颜齐跟着跪上床，手心压住他额头：“别动，我教你。”

焉栩嘉只是定定和他对视，张颜齐侧头亲住他。

感觉焉栩嘉从这个吻结束后又断片了，看他迷乱的那种样子，张颜齐不相信他能记得多少，omega刚开始的几次发情往往都很失常，身体有各种应激反应，而且张颜齐昨晚没给他做标记，也没射进去，几乎没有信息素的调解，只是单纯靠性交让他发泄出来，这样撑不了多久，张颜齐本来以为天亮了就会回家用抑制剂解决，没想到拖到现在又滚回床上。这次就没那么简单了，焉栩嘉一直恋恋不舍舔他的嘴角，张颜齐被他舔得都感觉不到伤口疼了，无奈地说：“你想当吸血鬼吗。”

焉栩嘉混沌地勾着他的脖子，声音夹在喘息里：“想要……”

他想要的是体液和信息素，年轻的omega自己都还不知道这种焦灼空虚到底在渴望什么，刚才的药里也有闭合生殖腔的胶囊，张颜齐这次没戴套，他分开焉栩嘉的腿，甚至上身的T恤都还没脱，被揉得一片狼藉，这衣服还是他的，洗得半旧不旧，穿在焉栩嘉身上，那种感觉说不出来，总之张颜齐故意就这样顶了进去。

焉栩嘉挺了下腰，长长呻吟了一声，湿成这样，好像再撞狠点还能挤出水来，奶油一样的甜味铺天盖地，张颜齐已经出了汗，比昨晚更要命，他真的怀疑自己是不是还能控制住不去标记他。

焉栩嘉脸上全是恍惚，半阖着睫毛，沉沦的模样实在很有煽动性，张颜齐撑着床抽动了一会，觉得不好弄，扯过一个枕头垫在焉栩嘉腰下，只是直起身这么几秒，焉栩嘉就皱着眉搂上来，是真的很想要，张颜齐捏着他的脸把他压回床上，还是忍不住又嫌又逗地说：“哇你好黏人啊……”

他这种时候也不带脑子，汗顺着耳后淌到侧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全是真实想法，本来没想焉栩嘉还能接话，过了两秒焉栩嘉竟然在喘息中勉强挤出一句：“我也，嗯……觉得。”

焉栩嘉闭着眼睛，脸上汗津津的，那种情绪张颜齐抓到了，是不怎么高兴，但张颜齐诡异地突然有点被萌到，甚至笑出声，他一笑焉栩嘉更不满了似的，眯着睁开眼睛，说实话焉栩嘉皱着眉的样子有些超出年纪的严肃，然而在床上这种成人感就变成了那种成人感，不再像小孩，是一颗熟透的果实。

张颜齐没避开他的视线，就这么看着他的眼睛很慢地抽出一些又深深插进去，焉栩嘉的反应非常矛盾，想躲开又想撞上来，喘得很急，浑身都绷紧了。

“没关系，”张颜齐垂着眼睛看他，汗迹使他的脸看上去没什么表情，但是声音很轻柔，“没关系的嘉嘉。”

焉栩嘉的神情变了一点，这一刻又恢复成了准备踏入世界的幼崽，张颜齐低头去亲他，汗水好像从他的鼻尖滑到焉栩嘉的鼻尖，但焉栩嘉搂紧了他，他们亲了很久，直到焉栩嘉呜咽着射了出来。

在浴室又做了一次，焉栩嘉真的很黏人，当然这种状况下的omega本来就无法维持独立意识，但张颜齐觉得他意识反倒没什么问题，精神状态也没问题，omega很常见会在结合后敏感脆弱，害怕被抛弃，而焉栩嘉只是单纯喜欢贴在一起享受疼爱。

幸亏张颜齐的浴室没有浴缸只是普通地面，他第一次感到朴素的好处，以浴缸的滑度他都不敢想两个人会摔成什么样，现在至少能靠着墙，从后面来焉栩嘉溃败得更快，真正的叫都叫不出来，在张颜齐怀里抖得厉害，要不是靠着发情期高度亢奋的体质，他做到一半就会跌下去。

连着射了两次在里面，抽出来之后顺着淌到地面的水里都能看到，狭窄的空间里仿佛除了水雾只有信息素，浓得一度有窒息感，张颜齐倚着墙，好一会才觉得重新恢复意识，焉栩嘉昏昏沉沉搂着他的腰，下巴枕在他颈窝，张颜齐侧过头在他后颈轻轻咬了一下，焉栩嘉急促地喘了口气，终于整个人也醒过来。

两个人毫无意义地冲了一会，张颜齐突然说：“其实这样有点浪费水。”

“是有一点，”焉栩嘉带着鼻音，“你当做下雨就好了。”

张颜齐一笑还被水呛了一下，捏了下鼻尖：“你不会是那种下雨的时候故意不撑伞心里在演琼瑶的类型吧。”

焉栩嘉笑起来，侧脸在他耳边蹭了蹭：“说了你可能又要叹气。”

“你说吧，”张颜齐一脸镇静，“我可以理解，小朋友的想象力是很丰富。”

焉栩嘉笑了：“我不撑伞，都是司机来接我。”

张颜齐下意识先呼了一口气，顿了一下，悄悄吐出来，焉栩嘉搭着他肩膀笑到不行，张颜齐很无奈，已经顺着想到另一件事：“那，你这次回去……”

“我说去朋友家玩了，”焉栩嘉坦然又无所谓地说，“还没想好什么时候回去。”

张颜齐也还没想好要先念“外面过夜很危险”还是“不要对家人说谎”，焉栩嘉直接地看他：“你已经想让我回去了吗？”

张颜齐看向他，脑子里还有别的话但是这种距离下看着焉栩嘉的脸突然全空了，过了几秒，张颜齐问：“你待在这里开心吗？”

焉栩嘉笑了，这次竟然用了不是很直接的说法，稍微绕了几圈：“我没过过这种生活，我都不知道原来可以这样。”

张颜齐看了他一会，叹了口气，焉栩嘉的睫毛轻轻动了一下，尽量维持着镇定：“你不喜欢听这种话是吗，你觉得我麻烦。”

……不是，张颜齐垂下眼睛，看着水流从焉栩嘉漂亮流畅的小臂上滑落：“是我问完之后发现，我也挺开心的。”

3.

就像床上的话不能算数，以发情期的激素和荷尔蒙水平，说的任何话也不能算数，omega对alpha的依赖心态再正常不过，但是当捡回来的猫猫没有别的需求，就不能擅自认为自己可以当他的主人，这个道理张颜齐后来才能清楚总结成句子，当下只是有种模模糊糊的感觉。

可能也要归功于焉栩嘉的独立，哪怕笑得眼睛弯弯，也从未说过太盲目的话，他都不说，张颜齐更不可能肉麻，像一夜情又像同时避雨的旅客，说来奇妙，他们两个离开了床也很轻松融洽，可以聊几个小时，或者一句话不说地待在一块。

几天的发情期结束后，焉栩嘉就这么离开了，走之前他大大方方地问：“我还能来找你吗？”

张颜齐能说不吗，他想吗，答案都是否定的，甚至在那一刻都没去考虑，“好啊”，他就这么直接说了。

当然他们也加了微信，但说实话脱离了这个限定空间，他们原本的生活完全是没有交集的世界，几乎是一种，张颜齐看到他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就觉得“算了”的程度。

不过他会给焉栩嘉点赞，焉栩嘉也会点他的，偶尔还会评论，如果只论打字，张颜齐简直是交际奇才，没有不能聊的天，什么随便的关系都能接几句。

他自己的日子过得还是很忙碌，一转眼都到了秋天，空气变得稀薄干燥，在十字路口停下下来的时候，张颜齐抬头看看，感觉浅蓝的天空特别高，遥不可及。

然后就收到了焉栩嘉的微信：“你周末有空吗，能来接我吗？”

算了下时间大概是发情期又到了，但“接”这个词就很有意思，考虑到焉栩嘉的性格，和那个不需要他撑伞随叫随到的司机，大概是为数不多的撒娇，可能他自己也没意识到。

然而张颜齐隔了大半天才回他，一直在分析，想理由，然后觉得这种行为本身就很可笑，然后再分析，想理由，绕了好几圈，最后还是叹了口气，跟焉栩嘉约了时间地点。

没办法，张颜齐就是个想很多的人，虽然不一定有意义，但他的脑子总是漫无边际地转转转，在焉栩嘉这个问题上，其实好像挺简单的事，和上次一样，除了上床和聊天也没别的，张颜齐却不知怎么都想到十年后和猫猫的相处法则上去了，熬过十年可以成为猫猫的主人的吗，但他真的想当猫猫的主人吗，猫猫需要一个主人吗，如此这般，整个主题跳跃得几乎可以写一首新歌。

……也可能他就是在想新歌灵感，到了周末，张颜齐一大早就被老师叫回学校谈实习的事情，出来之后还不到中午，这边和焉栩嘉的家在同一个区，他顺手发了条微信问焉栩嘉起床没，过了一会焉栩嘉回他在附近打球，张颜齐想了想，决定直接过去找他。

是个小区里的篮球场，除了焉栩嘉还有两个年轻男孩，看起来像他的同学或者住在附近的朋友，张颜齐插着裤子口袋在旁边看了一会，焉栩嘉发现了他，又跳起投了个篮，看到球进了，才去椅子上拎起书包，笑吟吟地跑过来，刘海被吹开。

“起这么早。”张颜齐说。

“晚了就打不了了，太晒，”焉栩嘉抬起肩膀蹭了下耳边的汗，“啊我忘记拿滑板了！上次还说你可以教我。”

“现在回去拿？离得远吗？”张颜齐问。

也行，焉栩嘉想了想。

距离上次见面过了三个月，焉栩嘉的头发大概剪过一次，刚才张颜齐站在球场边看他跑在风和阳光里，突然有种陌生的触动，像在看一个不认识的漂亮的年轻人，平心而论就算没有信息素影响，在任何场合第一次见到焉栩嘉，张颜齐都会多看两眼的，他就是这么醒目，是一种蓬勃的出众。

这样也敢自己一个人去酒吧，还是omega，张颜齐后来一直想幸亏他家里不知道，不然肯定急出心梗。

没想到五分钟之后要面临心梗的是张颜齐，焉栩嘉的家离这不远，他们顺着人行道走，突然旁边停下来一辆车，张颜齐都没注意，焉栩嘉先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驾驶座的车窗降下来，里面是一位女性，看起来只有三十几岁，甚至没化妆，皮肤和气质却惊人得好，大概真正的天生丽质才有这种状态，她喊了声“嘉嘉”，声音和人的感觉一样。

“你去哪儿了？”焉栩嘉跳过去，亲昵地趴在车窗上，“我早上起来就看你出去了。”

“和你小姨喝茶去了，”她拍了拍焉栩嘉放在车窗上的手，“是要回家吗，我带你们。”

焉栩嘉迟疑了一下，回头看张颜齐，张颜齐当然表示没问题。

焉栩嘉坐在副驾驶，张颜齐自己坐后面，看他们聊天的感觉应该是他妈妈没错，而且之前对焉栩嘉的猜测也没错，他的家庭关系非常温馨，几乎是小说都懒得写的钱与爱两手抓。焉栩嘉很放松，跟他妈妈兴致勃勃说着上午打球时候的事，张颜齐简直觉得自己在看电视剧，连紧张都紧张不起来，冷不防下一秒就被提到，还是焉栩嘉妈妈先问的：“你朋友怎么称呼呀？”

张颜齐一瞬间回过神，直起身体，努力展示出五好青年的样子：“阿姨好，我叫张颜齐。”

他把名字怎么写大概讲了一下，对方问：“是学校里认识的吗？”

焉栩嘉没回头，从张颜齐的角度只能看到他半侧耳朵和发尾。

“不是，”张颜齐平静地说，“朋友的朋友，上次一起吃饭认识的。”

这样啊，他妈妈就没有再问了，张颜齐又看了一眼，看到焉栩嘉低着头玩手机。

过了两分钟，张颜齐的微信有新消息，他摸出来看，焉栩嘉只发了个古灵精怪的表情，张颜齐没回，把手机放回口袋。

车开进一个很高档的小区，全是一栋栋的低层别墅，绿化葱葱郁郁，这里的天空倒显得不那么高了，张颜齐突然冒出这个念头，他还在看，焉栩嘉从身后推了下他的腰，张颜齐反手握住他的手，看了眼他妈妈走在前面的背影，小声说：“我是不是被抓进来就出不去了。”

焉栩嘉笑了，从身后双手搭着他的肩膀，还捏了捏：“那要看你表现喽！”

果然和张颜齐估计的一样，正好是饭点，焉栩嘉也没法只拿个滑板就走，他妈妈还招呼张颜齐在家里吃饭，张颜齐只好洗了手老老实实在餐桌边坐下。

焉栩嘉的爸爸不在，据说出差了，家里除了他们母子还有个保姆阿姨，一桌子午饭让张颜齐大开眼界，其实如果是普通朋友，张颜齐不怵这种场面，他察言观色又会说话，一向很讨长辈喜欢，只是和焉栩嘉的关系太微妙，到现在他都不清楚他们家里知不知道焉栩嘉已经经历过发情期的事情，就算要知道，也不应该是这种方式，轮不到张颜齐来说。

焉栩嘉可倒好，跟没事人一样，没心没肺地跟妈妈和保姆聊天，在家里还是显出了一点娇

惯，几只白灼虾剥得磨磨蹭蹭，张颜齐都看不下去了，剥了几个放到他碗里，焉栩嘉看了他一眼，又磨磨蹭蹭吃了，张颜齐这才反应过来，他应该是临近发情期，又开始没胃口。他要是就在家露出发情迹象，这可怎么办，张颜齐想到那画面已经脑壳痛，还要继续当个称职的陪聊角色，一顿饭虽然好吃但也不轻松，终于快吃完了，张颜齐看到焉栩嘉的妈妈放下筷子优雅地擦了擦嘴，和蔼地叫他：“小齐，别的事情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什么？张颜齐看着她那双和焉栩嘉很像的眼睛，心里已经有了预感。

“他还小，不要标记他可以吗？”

4.

张颜齐说了好，焉栩嘉在旁边咬着个笋片还直直看过来，张颜齐只能说好，甚至连表达自己想法的空间都没有，他妈妈大概也不想知道，这样突然冒出一个陌生人和他儿子有这种关系，对她来说不容易接受，张颜齐不想让她为难，张颜齐总是不想让每个人为难，这是他的某个弱点。

午饭结束后焉栩嘉的妈妈就上楼了，焉栩嘉放下筷子还是跟了上去，留下张颜齐一个人在桌边发了会呆，保姆走过来收拾，张颜齐连忙站起身，帮着把碗筷拿回厨房。

“嘉嘉好像吃得很少啊。”保姆一边整理一边说。

呃……张颜齐迟疑：“他可能不太舒服，晚点饿了再吃吧。”

“我还做了冰粉，”保姆盛出一碗，还有配料撒上去，简直和饭店的一样，“待会拿上去给他，我知道他这个时候是不想吃的，但是不吃东西就更没精神了呀，你说对不对，你肯定也知道要多照顾他。”

张颜齐心想原来大家都看得出来，大户人家真是沉得住气……但保姆的态度就随便多了，把偏心毫不掩饰地表达出来，不像焉栩嘉的妈妈那么矜持。

我来吧，张颜齐主动说。

“好好，你哄他吃一点哦。”阿姨念念不忘叮嘱。

张颜齐端着碗上了楼，他不知道焉栩嘉的房间在哪，但是空气中已经有了点信息素，顺着甜味张颜齐找到他的卧室。

门半掩着，焉栩嘉坐在地毯上，倚着床尾在看平板，不知道什么视频只看到很丰富的弹幕刷过去，张颜齐关了门，也在地毯上坐下，勺子戳开一块冰粉，递到焉栩嘉嘴边，焉栩嘉低着头稍微避了一下，好吧，张颜齐收回来自己咬了一口。

“哇，这也太好吃了！”张颜齐震惊，“阿姨好厉害啊这个也会做。”

焉栩嘉被他逗笑了，抬起手揉了揉眼睛，手肘搭在床上懒洋洋地看他：“她什么都会做，只要吃过一次就能试出来。”

张颜齐舀着碗里的糖水：“跟你妈说了吗？”

嗯，焉栩嘉说：“她说一看就看出来了，我的朋友她见过很多，没有你这种样子的。”

张颜齐低着头笑了：“我有点分不清是好话还是……。”

“应该是好话吧，”焉栩嘉耸肩，“她都没生气，我还奇怪她都不知道你的情况，幸好她没问，不然我也答不出来，但她只是说让我多注意一下身体。”

“哦对，”焉栩嘉补充，“她还说希望我这几天可以留在家，意思就是……。”

“让我也留下来。”张颜齐慢慢嚼嘴里的东西。

焉栩嘉看他的表情：“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没事，张颜齐平静地说：“留在这边确实对你比较好。”

“你喜欢吃甜的吗？”焉栩嘉撑着头看他。

他看起来真的没什么精神，张颜齐摸了下他的额头，想了想说：“其实这个有点，可能是我的错觉……。”

什么，焉栩嘉好像坐都坐得难受，往下滑了滑脑袋枕着床沿。

“这个的味道跟你有点像，”张颜齐靠近碗沿闻了一下，“阿姨好像加了炼奶，不过也可能就是你的信息素散出来了。”

焉栩嘉笑起来，脸上是无所谓表情，慢悠悠地说：“那你怎么不来吃我。”

“……好，待会就管你，”张颜齐又舀了一勺，递到他嘴边，温声说，“吃一点嘛，我怕你待

会低血糖。”

焉栩嘉眨眨眼睛，还是张开了嘴，张颜齐很耐心地慢慢喂他，焉栩嘉吃了小半碗，直接搂上来，在他肩膀上蹭干嘴角的水，脸埋在他颈窝没离开，张颜齐把碗放到一边推远了点，收紧胳膊揽住他，一边摩挲他的后背，嘴里开始念：“看吧，这就是不乖乖吃药的后果，你昨天就应该吃药了，吃药也不丢脸啊难受又不是你的错，每个……”

“你比药好用多了。”焉栩嘉模糊地打断。

哦，就会撒娇，张颜齐捏了捏他的耳朵，焉栩嘉稍微侧开一点脸，重新枕回床沿，这样半仰着看他，虽然年纪小，索吻的眼神倒是很到位，不知道应该说天生就会，还是长得漂亮的大眼睛特质，张颜齐低头亲了他一下，这个姿势好像确实蛮好亲的，焉栩嘉身体抵着床箱，被他困在怀里，下巴又这样抬着，没有比这更温顺的邀请，张颜齐松松揽着他的腰，再次靠过去，焉栩嘉低低哼了一声，勾住他的脖子。

亲了好一会，焉栩嘉的身体都烫起来了，空气里暖洋洋的甜味，张颜齐也有些喘，但显然焉栩嘉比他更糟，闭着眼睛的动情，仿佛被舔着嘴里就能射出来似的。

来，张颜齐拎了下他的衣服，示意他爬到床上，焉栩嘉软得动都不想动，小腿蹭他的腰，沙哑说：“就这样也行……”

不行，地毯弄脏不好清理，张颜齐摸了摸他的腿心，怀疑现在就已经裤子湿得要浸到地毯上。

焉栩嘉嘟囔了两声，勉强撑起身，手肘扒着床，半米高爬得像攀岩一样摇摇欲坠，这高度有点尴尬，张颜齐也不知道怎么帮他，只能推了下他的腿，焉栩嘉终于摔进床里，往上面挪了挪，翻身过来仰躺着，自己去解运动裤的裤绳。

这个画面……虽然脱光了都见过，扯绳结的动作反而让张颜齐觉得口干舌燥，他转过脸看了看，站起身走到窗前，把那层深色的遮光帘放下，房间立刻一片昏暗，张颜齐走回床前，反手扯着领子脱了自己的T恤。

这床太大了，又厚又软，加上整个房间的装饰感，把他压进床里的时候张颜齐甚至有陷进深潭的错觉，焉栩嘉的身体在这个背景里才是合适的，合适又漂亮，皮肤的光泽像艺术品，张颜齐按着他胸口揉捏，然后是腰，然后是小腹和大腿，焉栩嘉亢奋得近乎虚弱，发出真的像猫叫一样软的声音。

但他的脸上又不是谄媚可怜的表情，还是带着点强撑的皱眉，时不时喉结滚动，把喘息咽回去，撑不住了就睁开眼睛定定看着张颜齐，是要求的意思，或者只有要没有求，张颜齐垂着眼睛捏他的下巴，两个人对视的时候好像互相看到对方灵魂里，好像在那一刻都十分清醒，清楚感受信息素在体内横冲直撞，那把人逼疯的悸动。

“要不要翻过去？”张颜齐亲他的耳朵低声问。

焉栩嘉喘着摇头，就着这个姿势伸手勾他，张颜齐扯过枕头垫在下面，焉栩嘉的腰线完全暴露出来，不那么细，但因为肌肉丰韧的关系，显得非常柔软，而且这个角度，张颜齐只是靠过去抵着，自然而然就将他吞了进去，热情又湿腻，张颜齐真有点受不了每次刚进来的这种刺激。

焉栩嘉也显得很崩溃，像完全失控似的在咬嘴唇，张颜齐用拇指揉他的下颌：“好了好了，放松……”

焉栩嘉卸下力气，下唇一被放过就像血那么红，喘得很急，张颜齐轻轻舔他的下唇，总觉得会尝出铁锈味，然而只是觉得很甜，奶油的香腻堵住他的鼻子耳朵，他闭着眼睛缓缓，自己也调整着松开一些力气，尽量温柔地搂紧怀里滚烫的肉体，深深埋在他里面没有动，焉栩嘉仰起头呻吟了一声，又享受又难受地用脚趾蹭他的腿。

“这么舒服吗……”张颜齐短促地笑了一下，感到他的挣扎却不想放过他，两个人从胸口到小腹完全碾在一起，脉搏激荡毫无规律，也分不清是胸腔在震，还是连在一起的地方在裹动。

焉栩嘉一副手指都恨不得蜷缩的模样，脑袋在枕头上蹭了蹭，把汗湿的头发蹭得更乱了，终于耐不住去抓张颜齐的后背：“你动啊……”

“不想动……”张颜齐额头抵在他湿热的侧颈，低着声音无辜又委屈，“你怎么抓我，不是，不可以伸爪子吗？”

焉栩嘉哪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可能根本没听见，喘得太急，甚至泄露出一声哽咽，张颜齐

被那声音扎了下神经，脑子空白了一瞬间，凭空生出的冲动，差点直接标记他。

终于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他撑起身捋了把湿粘在额前的刘海，拉住焉栩嘉的手腕：“乖，别抓了，抱着我。”

焉栩嘉嗓子干得咳了两声，压着眉侧过脸，有些闹脾气似的没出声，只剩胸口剧烈起伏。

……好吧，张颜齐哄着亲了亲他，焉栩嘉还是不肯看他，张颜齐捞着他的腿根慢慢退出来，湿到那种程度，没有东西堵着，都有淌出来的感觉，张颜齐克制自己不去盯着泥泞的肉口多看，往后退了退，低头去亲他。

焉栩嘉连肚脐都是一种工整的优美，好像浑身上下都没有任何粗糙的工艺，张颜齐在上面咬了一口，顺着小腹亲下去，焉栩嘉这时才稍微反应过来，张颜齐的舌尖刚碰到他湿漉漉的性器尖端，焉栩嘉不知道怎么攒出的力气，推他的同时海豚似的往侧边弹开，张颜齐都愣了一下，中指抹抹嘴角：“吓到我了，我还以为要被踹一脚……”

但焉栩嘉没接他的揶揄，侧着身体有些蜷缩，憋着情绪看他，眼睛红得厉害，张颜齐怎么受得了他这种样子，负罪感都冒出来了，重新靠过去搂住他：“好嘛好嘛，不闹了。”

焉栩嘉直直看着他，张颜齐直接单手捂住他的眼睛，从背后将他压回床上，亲了下他肿起的后颈，轻声说：“放松，什么都别想。”

焉栩嘉趴在床上，他不习惯从后面来，但张颜齐有些强硬地压住他，手已经放开了，焉栩嘉还是视线模糊，昏昏沉沉地埋在枕头里，张颜齐将他的腿折起来，腰自然而然拗出一个弧度，张颜齐揉了揉他的大腿，再次顶进去。

这样很容易顶到，贴着肚子里那根筋碾过去，焉栩嘉的呻吟碎成散沙，一副魂都没了的样子，被捣得一直打颤，张颜齐也闭上眼睛，由着欲望浸透他的身体，一边喘一边更狠地撞进去，两个人缠得太紧，床都发出了一点声音，过了一会终于安静下来，风把窗帘吹开边角露出一道光，又立刻被这一室腥红赶出去。

5.

张颜齐醒的时候房间里虽然是暗的，窗帘的边缘几乎被染成金色，他套上衣服去洗了把脸，轻轻走出去，下午四点，西晒把整栋楼都照得金碧辉煌，张颜齐看了看时间，既然这几天都要留在这边，在微信里给焉栩嘉留了一条回家拿东西，又跟保姆说了一声，就出去了。

来回一趟，再回来已经到晚饭时间，焉栩嘉似乎还没醒，他妈妈晚上有饭局，保姆问张颜齐饿不饿，张颜齐想了下说随便做一点就可以了，反正他闲着没事，就在厨房里站着陪聊，打下手都用不着，保姆动作太利索，也不让他动手，张颜齐觉得自己洗个菜都耽误她。

他懂事又会说话，保姆已经彻底看他顺眼了，开始拿他当自己人，把焉栩嘉小时候的事说了一堆给他听。其实说再多都是让张颜齐对他好点的意思，张颜齐也理解，虽然不想让他那么早标记焉栩嘉，但人家蜜罐里养大的小少爷，总是希望他开心快乐，全世界都一样疼他，保姆对张颜齐还有点怜爱，可能因为她也是普通家庭，和张颜齐是一个阶层的人，知道这种关系对他来说要求很多，并不简单。

做了三菜一汤，张颜齐说阿姨你跟我一起吃吧，保姆很坚决说那怎么行你是客人！张颜齐只好自己吃了，幸好分量都不是很多，吃的时候又夸了半天，听得保姆很高兴。夕阳照进客厅非常绮丽，张颜齐突然就想起很久前看到的一个段子，说一对夫妻每天很辛苦地工作，虽然赚了很多钱但每天忙得不行，最后只有保姆每天住在漂亮的公寓里，抱着猫看风景，虽然张颜齐根本不是保姆，可能想到抱猫这个关键词，不知道怎么就自我代入了起来。

吃完之后保姆不让他收拾了，说没多少东西，张颜齐只好坐在沙发上看手机，竟然刷到焉栩嘉在朋友圈转笑话，便点开他的头像给他发微信：“醒了？”

焉栩嘉回说不想起床，这都几点了，再赖床干脆就不用起了吧，张颜齐一边吐槽，又问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还是出去走走？

焉栩嘉发了个打滚的卖萌表情，说你先上来吧。

张颜齐去厨房领了保姆准备好的餐盘上楼，发现焉栩嘉在洗澡，卧室的窗帘被拉开，傍晚的风将房间里的甜味吹得零零散散，和房间里的香薰混在一起，倒是有几分和白日不一样的浪漫。

这房间外面还连着个阳台，张颜齐坐在竹塌上看手机，过了一会焉栩嘉出来，随便裹着件浴衣，出来在他旁边坐下，在他说第一句话前，张颜齐先塞了一个小番茄到他嘴里，笑着说：“这是阿姨教我的，说这样会让你比较有胃口。”

焉栩嘉笑了，慢慢吃完咽下去才开口，声音还有点哑：“吃什么都一样。”

夕阳挂在天边一点点沉下去，太安逸了，甚至能感到每次眨眼的时候，眼脸上那层薄光的颜色变化，这个小区里绿化屏障做得很好，也听不见其他人家说话做饭的声音，只有偶尔的鸟叫，根本不像在城市里。

张颜齐被安排的唯一任务就是哄他喝了那碗鸡汤，但是下午做得好像有点狠了，焉栩嘉整个人都有点恍神，什么反应都慢半拍，介于萎靡和慵懒之间，不过对张颜齐反而更黏了似的，挨着他的样子很温顺。

要是让他自己端着碗估计凉透了都没喝完，张颜齐索性一勺一勺喂他，喂了就喝，焉栩嘉也是品性好，什么道理都懂，不耍任性，或者说不需要通过任性去证明自己的重要，想就想，不想就不想，所以相处起来才会这么轻松，也不让人觉得需要特别小心地对他。

说实话张颜齐虽然脑子里常常操心，想得多，行动上可没有照顾别人的爱好，焉栩嘉竟然在上次见面就看出这点，张颜齐是个嫌麻烦又需要自我空间的人，以他成年后就不再从家里拿钱的经历，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能独立”。

这也是为什么他谈过好几任，却到现在都没有标记过任何一个omega的原因，先不说他自己的生活会忙得团团转，虽然omega的脆弱确实受生理影响，但让他身边系着个总是需要呵护的人，张颜齐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撑得住，他也才二十出头，有时候免不了固执。

现在的法律规定成年后才可以做标记，因而大学里就已经有些固定的伴侣，张颜齐常常进入自我辩论模式，这样算负责任吗，但是发情期对omega的负荷又很大，有稳定的alpha确实好很多，不然只睡不标记，随便睡好几个，好像也不太负责任……

焉栩嘉这样的条件太难得，难得到反过来张颜齐的存在就没那么必要了，就像一开始说的，算谁睡谁都不好说，不过既然他家长都提了要求，哪怕张颜齐冒出过什么小小的心思也再没意义。

哎……或许黄昏总使一切泡沫消破，张颜齐复杂地揉了揉焉栩嘉的头发，他抬起眼睛看了张颜齐一眼，嘟囔道：“吃不下了。”

“吃不下就算了，”张颜齐收回手，把碗放到一边，“这边还有水果，点心，酸奶，我刚才在厨房好震惊啊，像自助餐厅一样你知道吗，只要你说想吃什么，阿姨都能立刻给你变出来。”

焉栩嘉笑了，挨着他探过身体看了看，伸手拿起一个橘子，张颜齐接过来给他剥，焉栩嘉抱着腿换了个姿势：“我以前看到一个词，‘辟谷’……？你听过吗？”

张颜齐想了想：“哦哦，什么出家人修行的那个吗。”

“我当时觉得怎么可能不吃饭，不会死吗，”焉栩嘉歪着头看他手里的橘子，“但是现在我就有这个感觉，好像根本不用吃饭，就是身体告诉你不用吃饭。”

他还伸着手指比划，张颜齐乐了，把橘子塞进他嘴里：“我听过另一个说法，只要你吃够那些营养，维生素，糖，蛋白质，什么的，就可以活，虽然你会觉得饿，但其实可以不用吃饭。”

真的吗？焉栩嘉本来就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我也不知道，”张颜齐说，“之前一个同学跟我说的，她说要减肥，只吃保健品，就是那种一罐罐的。”

焉栩嘉皱着脸不太相信似的：“那她瘦了吗？”

“瘦了吧，”张颜齐回想了一下，“瘦了之后确实变漂亮了。”

焉栩嘉从他手里拿过橘子，自己咬：“你不是应该说外表不重要的那种人吗。”

唔，张颜齐转头挑了一个桃子：“吃吗？不要？我跟你说这个肯定很甜，我刚才闻了一下，别的不行但我很会挑桃子……”

他剥开一半，咬了一口，递到焉栩嘉嘴边：“真的很甜，你尝一口嘛，就一口……多的你想

要我都不给你。”

焉栩嘉笑得第一口没咬下来，拉住他的手努力又咬了一口，张颜齐看他脸颊鼓起来的樣子，接着刚才的说：“外表不是最重要的，但也不能说一点都不重要，对女孩子说这种话就很虚伪了，因为她变漂亮之后自信开心了很多，我觉得也挺好的。”

焉栩嘉歪着头，有点专注在想他的话似的，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一层层的深蓝，只剩远处的天边还有点点粉红，气氛宁静又温柔，张颜齐继续剥桃子：“像你应该就没有感受过平凡的人想要变得会发光……那种心情。”

焉栩嘉笑了，故意低头看看自己：“你是说我会发光吗，哪里。”

“哪里都是，你都快把大家的眼睛闪瞎了。”张颜齐再次把桃子递到他嘴边，焉栩嘉又咬了一口，这次咬的比较小，含糊不清地说，“我妈都没这么喂过我。”

“天啊，”张颜齐毫无感情地感叹，“那我为什么要这么操心，好我自己吃，你在旁边看着就行了。”

焉栩嘉笑了半天，突然靠过来，举起手机给自己和张颜齐拍了一张合照，张颜齐噎了一下，把桃子咽下去：“……你都没开闪光灯，这么黑拍鬼片啊？”

焉栩嘉竟然把手机递到他面前：“你看，我也没发光。”

“……好你没发你没发，你黑得都融入背景里了，”张颜齐把桃子吃完，起身去洗手，“现在的小朋友卖萌技术太高级，我真的是跟不上。”

又坐了一会，外面竟然开始下雨，这里树木很多，一下起雨各种悉悉簌簌的声音，像夜色在唱歌，张颜齐转头摸了摸焉栩嘉的胳膊：“冷吗？”

焉栩嘉的浴衣是洗完澡直接裹的，还有点潮，他低头玩手机，不以为意地摇摇头，张颜齐还是站起来去房间里翻了一条毛毯，出来盖在他身上。

焉栩嘉抬头看着他：“张颜齐，你这样也不算喜欢我吗。”

张颜齐在他身边坐下，停顿了一下，说：“中午的时候你妈妈说了什么不记得？”

“她说的是不标记我，”焉栩嘉的逻辑很清楚，“但你根本不想跟我在一起，我看得出来。”

“你刚才说的是喜欢，”张颜齐靠着椅背，“你看，现在是三件事情。”

焉栩嘉用手机撑着下巴，点了点，才说：“你对每个人都这样吗？”

这个问题似乎在他们第一个晚上之后焉栩嘉就问过，张颜齐的语气很温和：“那你呢，如果那天捡到的是别人，把你照顾得很好，你会不会一样说这些话？”

焉栩嘉颇为认真想了一会：“你这样类比好像不对，你可以假设今天的事情，但是不能假设昨天的事情。”

“其实假设今天也不太对，这种事谁都不准，所以这边给出的建议是……”一阵风吹来，张颜齐打了个冷颤，“哇好冷，先借一下你的毛毯。”

他用手拉焉栩嘉的毯子，焉栩嘉竟然拽住不给：“不行，喜欢我的人才能借我的毛毯。”

“你这叫趁人之危！”张颜齐提高声音，“你这样是得不到真正的爱情的我跟你说，小小年纪……怎么这么冷啊！好吧你想要什么就拿走，肉体 and 灵魂你想先……这个可以考考你，你觉得哪个比较值钱？”

焉栩嘉笑倒在他肩膀上，张颜齐一搂他就摸到满后背的潮气，把他推起来：“你先换件衣服行不行，要不我们就进去。”

那进去吧，焉栩嘉扯着毛毯站起身，被裹成个大号圆筒往房间里跳，张颜齐操碎了心：“你小心别摔……”

焉栩嘉被拌了一下，拖鞋都飞出去了，只好拆下毛毯老老实实走路，张颜齐收拾了一下餐盘，也跟着走了进去。

6.

洗漱完躺在一个被窝里还是继续刷手机，当代年轻人真的没救，连约会都能变成两个人坐在一起刷手机，张颜齐有朋友在咖啡店打过工，回来跟他们说起这个，一桌桌低头玩手机的人，偶尔看着整个场面也很滑稽。

不过躺在一块总是更亲密点，焉栩嘉看到好笑的就靠过来拉他一起看，一边看一边吐槽，

等张颜齐再注意到时间发现他们竟然就这么过了一个多小时，焉栩嘉拿他当猫爬架垫着，都来回换了四五个姿势。

他们都没戴耳机，声音直接外放，本来各放各的张颜齐也没注意，突然一个空档之后，焉栩嘉那边的手机传出一声很可疑的声音，张颜齐听笑了：“你在看什么啊？”

他只是随口一问，没想到焉栩嘉竟然往远挪了挪，手机也彻底背对着他，同时手指疯狂按降低音量。

嗯？张颜齐挑眉，伸手捏他的脸：“当着我的面干坏事……嘉嘉，你脸红了。”

焉栩嘉憋不住笑，又往外面移，整个上半身恨不得像橡皮人那样弯出去，张颜齐看他都费劲：“行了，不就是看色情视频吗，多大点事，别拗了，练体操呢。”

焉栩嘉置若罔闻，过了三四分钟，大概看完了，重新摆正身体靠回来，张颜齐都懒得问，焉栩嘉的反应就是那种典型的男高中生，太年轻，自己还忍不住翻身趴到张颜齐身边，凑到张颜齐耳边小声跟他说了刚才看到什么。

“……怎么样？”张颜齐有点没懂。

就是一个人这样，然后另一个……焉栩嘉两只手比划起来，张颜齐脑补了一下，做了个嫌弃的表情：“肯定不舒服。”

“其实我也觉得……”焉栩嘉小声说，又划开手机看了看，“是演出来的吗……”

张颜齐笑了：“你想试啊？你不是喜欢从后面唔唔唔……”

只说到一半就被焉栩嘉死死捂住嘴，力气太大跟谋杀似的，张颜齐拉下他的手喘了口气：“好你不喜欢。”

焉栩嘉脸红得眼睛都有点湿了，但是维持着趴在他身上的姿势没动，过了两秒问：“那你喜欢什么？”

张颜齐看着他距离这么近的脸，大眼睛像洋娃娃，一时倒不知道要怎么答了，难得空白了一下：“我，呃，也没什么……”

焉栩嘉手机扔到一边，慢吞吞把压在他膝盖上的一条腿跨到他腰间，挪上去，这下是整个人骑在他下身了，胳膊撑在两边：“你喜欢这样吗。”

张颜齐愣了一下，笑起来揽住他的腰：“你倒是很有挑战精神。”

说实话焉栩嘉真的没有这样压在一个身上过，这个视角，很有新鲜感又刺激，脸上的热度一直退不下去，他索性直接低头去亲张颜齐。

焉栩嘉是光裸的，之前潮湿的浴衣直接脱了就跳进被窝，现在压在张颜齐怀里感觉皮肤接触特别明显，因为重力的关系，好像故意往张颜齐身上送。

而且一亲就浑身发软了，胳膊撑不住，整个人都趴了下来，张颜齐曲起膝盖抵住他的大腿，让他不会乱滑，一边慢慢摸他的后背，焉栩嘉舒服得像猫一样拱起蝴蝶骨，发出撒娇似的鼻音。

“你要伸舌头……”张颜齐低声教他。

焉栩嘉几乎没主动过，但是这个体位要做很多事，人间幼崽天生只会两项就是舔和蹭，他和张颜齐亲了一会，喘得有点急，便转而去舔咬他的耳朵，脖子，锁骨，一直到张颜齐的纹身，这次终于有机会盯着研究，之前也摸过，但每次还是好奇，像猫猫见到真的玫瑰，伸出爪子拨弄，张颜齐任他看，揉了揉他的大腿和屁股，手指试探着伸进他后面。

已经有些湿了，焉栩嘉闷哼一声，整个人往前跌了一下，抬起湿漉漉的眼睛看他，张颜齐也垂着眼睛和他对视，手指慢慢抽动了两次，焉栩嘉脸红得不行，喘息的声音都变了，侧过头用刘海挡住脸，身上又开始散发香腻的奶油味道。

你好甜啊……张颜齐忍不住贴着他耳朵感叹，焉栩嘉还是硬抗着不给他反应，张颜齐轻声哄他：“嘉嘉。”

焉栩嘉的脸转了过来，情欲和懵懂糅合的神情，离得这么近自然会接吻，张颜齐手指还在里面揉按，突然触觉一下湿黏起来，好像涌出很多液体。

唔……他只是发出一个模棱两可的音节，焉栩嘉已经受不了地直起身，反手去摸贴在腿内那根硬烫的东西，一握上去也是粘的，他往后提起腰，这个姿势太暴露了，张颜齐控制不住去按他胸前突起的乳尖，饱满的颗粒感，弄得那深红色更鲜艳了，焉栩嘉狼狈地喘了口气拨开他的手，还摇晃了一下，他现在浑身都是弱点，张颜齐掐住他的腰，低哑地说：“来，先坐下来。”

太湿了，幸好张颜齐还捞了下他的臀瓣，不然那个吞进去的速度，焉栩嘉都没怎么反应过来，差点跌坐下去，即便如此也只是延缓了两秒而已，还是整根直接捅进深处，这种自下而上的插入感太过明显，焉栩嘉闭着眼睛仰起头，胸口汗湿，脆弱得不堪一击。

“别夹了，放松点……”张颜齐也有点绷不住，用力揉了揉他僵硬的腰腿。

他们两个喘得都很乱，张颜齐没想到快感这么骇人，完全没有缓冲，滚烫地将他拽进去，搞得他也被动起来，焉栩嘉更不用说，要不是还一下下地喘，张颜齐都要怀疑他昏过去了，凝固在一个姿势好一会没动。

张颜齐捏着他的下巴让他低下头，轻轻亲他一边摩挲他的胸口，焉栩嘉终于缓过神，睁开眼睛的瞬间张颜齐以为会有眼泪掉出来，结果没有，但还是很红，瞳孔溶着水光，甚至显出了那种床上的可怜。

“还好吗？”张颜齐还是心软了，拇指抹了下他眼睑，轻声说，“不行就换个……”

焉栩嘉摇摇头，胳膊搂住他的脖子，脸贴在他颈窝反复蹭他的腺体，张颜齐拉下他的手：“待会让你闻，先动一下嘛。”

“不想动，”焉栩嘉的声音都是湿淋淋的，“你中午也这么说的……”

……哎，张颜齐被噎了一下，立刻道歉，“我错了，我们这样互相伤害，其实很亏。”

焉栩嘉吸了下鼻子，笑起来，喘着退开一点，低声嘟囔：“我真的没力气，撑不起来。”

那你这样……张颜齐捏了捏他的腰示意他松下力气，手绕到后面压他，焉栩嘉被他按得往前趴了趴，终于有点反应过来，试着用胯的力气，稍微前后晃动起来。

他动得不快，也不熟练，但这个姿势贴得太紧，那种吞咽感，一动两个人都要出汗，腰线的扭动真的色情，张颜齐觉得这视觉效果太要命了，他甚至无法掩饰，视线露骨地盯着，直到眼睛突然被捂起来，焉栩嘉顺着力气把他推回床里，喘得手指都在打颤，只好说：“你自己，你把眼睛，闭起来！”

张颜齐没再闹他，顺从地闭起眼睛，感觉到焉栩嘉像病了似的微微发抖，浑身又湿又烫，压在他怀里断断续续舔他的喉结和腺体，张颜齐无声喘着，咽了一下，焉栩嘉下面含着他的东西勉强又动了十几下，终于央求：“不行，我这样……”

张颜齐搂住他的背，翻身将他压回身下，两个人换了个位置，阴茎滑出去一些，没等焉栩嘉把脆弱的神情收起来，张颜齐已经拉开他的腿狠狠顶了进去。

这下还是把焉栩嘉的眼泪撞了出来，他侧过脸想用手腕挡，张颜齐拉高他的胳膊按在床头，身体压着他，只用腰在顶弄，alpha的信息素铺天盖地，被俘获的本能快感让焉栩嘉稀里糊涂就射了出来，眼泪淌得睫毛像被洗过。

但他根本不知道这一切，整个高潮的过程张颜齐还在弄他，焉栩嘉被搞得死去活来，已经没了意识，全是生理最直接的反应，他身体简直软成一滩，湿透的热腻，极尽所能地取悦张颜齐，张颜齐不得不咬在他锁骨，攥着他手腕的小臂上青色血管近乎涨破，才没有在射出来的时候去标记他。

7.

这次的相处，两个人的关系有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是偶然遇到的陌生人，算得上没有防备隔阂、真正的共同生活，他们聊了很多话题，分享过去，还一起玩滑板，逛街，在热闹的都市夜晚并肩穿行。

等焉栩嘉的发情期结束后，张颜齐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继续他原本的轨迹，但他和焉栩嘉之间并没有断，时不时会互相发微信，照片，焉栩嘉甚至来了两次他大学里的滑板社，跟那群人混了个脸熟。

这样的相处方式和一般朋友差不多，不过在张颜齐的潜意识里显然从未把焉栩嘉摆在那个位置上，他的真实想法属于不太能拿出来的东西，要是和朋友说他养了一只不属于他的猫，朋友大概会说他悲情浪漫脑发作，通俗说法就是有病。

他也真的写了一首比较跳跃的歌出来，现场反响还不错，这天是个挺热闹的场子，有人过生日，一群人在酒吧闹到三四点，又转战到KTV，再出来天都大亮了，路边全是卖早点的香味，张颜齐本来没预计会通宵，白天上了一整天的课，现在跟着他们走，实在有点困了，虽然清晨的气息闻起来很舒服，张颜齐半梦半醒，一边觉得秋天的一切都像个透明的

大泡泡，一边只想旁边有一张床立刻睡着。

“喂张颜齐！”身边突然撞上来一个人，张颜齐吓了一跳，一下清醒过来。

“让你问的事怎么样了？”女孩毫不客气地挂住他的脖子，但因为身高差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勒住他。

“什么……”张颜齐一时茫然，就被踩了一脚，“哇痛痛痛，你这个什么鞋……这靴子的跟也太高了吧！”

“那你想起来没嘛！”女孩的声音很清脆。

她是张颜齐的前前女友，虽然实际只交往了两个月，张颜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谈过的女生一个比一个火爆，朋友说他是脾气软好欺负，但张颜齐其实也有拧劲的时候，吵架断断续续，然后下一个遇到又是泼辣的女生，只能说生物气场就是会吸引那种类型。

“那个啊，”张颜齐想起来了，“他们说有安排了，赶不过去。”

这个女孩圣诞的时候想在学校的晚会表演，让张颜齐问问他那边玩乐器的朋友能不能去伴奏，现在听到不行，一下就很泄气，张颜齐将她的胳膊从自己肩膀上拉下来，看她这个表情，只好说：“之前跟你讲过了嘛，圣诞肯定找不到人，你直接放带子算了。”

“去年就是放kara，”女孩皱眉，扫兴地甩了甩外套的帽绳，“找不到人弹我就不唱了。”

哦……张颜齐摸摸鼻尖：“那我再帮你问下别人，但是应该……”

女孩兴奋地又抱上来，张颜齐躲了躲：“别别你这个靴子，我真怕再被你踩一脚。”

啧，女孩嫌弃地推了他一把，反正常年在酒吧生存的张颜齐早就习惯了，这个圈子里的女生个性十足，没一个好惹的，被推到差点撞到树上也只能自己绕开，绕开的时候他无意中看了眼对面，这是条居民区附近的小路，只有来往两个车道，路对面的人也看得一清二楚，张颜齐愣了一下，发现焉栩嘉家里的保姆阿姨站在那，正隔着街看向这边。

只是很短暂的一秒，表情都没来得及看，更别提打招呼，朋友里有人喊张颜齐的名字，张颜齐应了一声，再回去看，保姆已经继续往前走了。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小插曲，张颜齐回到家都还时不时想起那一瞬间的场景，说尴尬又不知从何说起，可能当时互相打个招呼都正常点，有些事情就这么奇怪，明明大家都没什么举动，反而更不明不白似的。

或许保姆看到他和女生的打闹，或许什么都没看见，张颜齐并不算了解她，完全无法从她的反应去猜测她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会有什么想法，说到底张颜齐又以什么立场去思索这些，百分之二十的心虚，百分之三十的冤枉，要是按焉栩嘉的习惯，还要算一下剩下的……剩下的百分之五十，是他又想到了焉栩嘉而已。

可能真的仅此而已，接下去的几天都无事发生，包括和焉栩嘉的下一次微信对话也寻常得很，张颜齐每天内容那么满，自然便把这件小事抛在脑后，本就死无对证，他又不是自作多情患得患失的小女生，挤在地铁里的几个念头，风一吹就没了。

时间过得飞快，直到张颜齐再次从学校社团和夜晚跑场的忙碌中抬起头，突然发现焉栩嘉的发情期似乎在月初就过了，张颜齐怀疑地翻开手机相册，根据之前的照片日期算了算，没估错，应该就是月初，然而焉栩嘉那边什么动静都没有，上一次和张颜齐的聊天记录还是三天前，再往前翻的字里行间也都平平常常，他们一直都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焉栩嘉没露出丝毫端倪，根本看不出月初的哪几天有异样。

啊……张颜齐握着手机站在原地，体内某根毛细血管发出细微的轻响，出现一个伤口，又迅速愈合，快得来不及反应，已经是深秋了，风吹过来空荡荡的，张颜齐回过神，快跑几步去赶最后那几秒绿灯。

他的猫猫跑掉了。

本来也不是他的，每个捡到猫的人都徘徊过，在被动和被选择中，只能用这句话安慰自己。

是因为做得不够才没有留下来，还是因为知道留不住才一直没有拿出全部，张颜齐站在桌边，弯腰在草稿纸上写了这句话，看了两遍，一笔划掉，直起身去脱外套，其实可以当下次辩论练习赛的题目，好吧就这么办，张颜齐把那张纸随手对折丢进书包。

还是死无对证，张颜齐甚至没机会知道保姆阿姨有没有跟焉栩嘉说过，也可能跟那件事完全没关系，该走的时候就要走的，而且以他和焉栩嘉之间，可以说默契也可以说性情相近

的同步率，没人说过承诺，也不会有人问“为什么”。

所以接下去只要维持现状就可以了，张颜齐翻了下手机，突然有点好笑，说不定哪天微信会出在线养宠物的小程序，而他是提前体验的VIP用户。

说维持现状，他心里隐约觉得不会再见面，人和人的故事开头没有预告，结尾也不会通知，张颜齐不管校内外都算得上参加很多活动，认识的人来来往往，像深秋掉在地上的落叶，他曾经对焉栩嘉的一点想法，在他仰头看着树叶旋转的瞬间，自己都分不清有没有伸手。

也不失为一种浪漫，张颜齐很努力把这几个字的发音都念得很标准，一板一眼，甚至带着点rap的顿感，漫不经心地轻声又重复了一遍，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高，看看左右没人，撑了下扶手，从最后大半阶楼梯上一跃而下。

没想到过了两天，滑板社的群里突然在讨论野外烧烤，讨论了一大半张颜齐才看到，草草划了一下，去年也搞过一次，夏天太热冬天太冷，现在算比较合适的季节，内容都没什么新鲜，只是最新的对话冒出两条：

“嘉嘉也来吗？”

“好啊。”

张颜齐愣了一下，点进去看，竟然真是焉栩嘉，他换了头像，张颜齐没认出来，重点是他都不知道焉栩嘉什么时候进到这个群里的，进群方式那里显示的是一个女生的邀请，看来长得好就是不一样，这群好像都没外校的人。

张颜齐的名字和其他一些没说话的人一起被at了，他看了眼预估日期，也跟着报了个数，事情就这么暂定下来，具体的还要等他们商量，张颜齐按掉手机又愣了愣，把视线放回前方讲课的老师身上。

烧烤定在一个星期后，似乎本来还打算露营过一晚，但这活动进入热门期，场地订不到，这次就只是白天玩玩，说实话张颜齐暗地松了口气，和焉栩嘉住一个帐篷什么的都不要紧，关键是那种地方，因为都是出来玩的年轻人，晚上总是会闹出信息素迸发的乱子。出发前一天焉栩嘉还发了条微信问他，要带什么东西，张颜齐回说衣服穿厚点就行了，那边都是开阔平地，风很大，别的好像真没什么，烧烤不是只要带嘴就行了吗，用具肯定不用他一个高中生操心。

当晚张颜齐要去酒吧的关系回了家，第二天自己单独去场地，焉栩嘉的家离他们学校更近，倒是直接跟着他们学校的一群人打车去了，结果张颜齐在路上被微信群里喊说忘记买沙茶酱，就进了路边超市，那些人又顺便加了好几种调味酱和零食要他买，折腾一趟，他是最后一个到的，到的时候炉子都架好了，食材摆满了两三张桌子。

都是滑板社的，不急着吃东西，先找地方转几圈，张颜齐扫了一眼，焉栩嘉不在，估计是跟着几个人去旁边的空地玩了，张颜齐早上没吃，扯过一张塑料凳子，坐下来随手拆开一包薯片，同学说：“这有烤的土豆你不吃！”

“那不是还没烤好吗，”张颜齐懒洋洋地说，一边吃一边发表意见，“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先从土豆开始烤呢，今天土豆是主菜吗？”

“肉在这边，”另一个女生说，“随便拿的，他们还没回来。”

“不给他们留了，”张颜齐出馊主意，“在学校里不好好练习，就喜欢秀给路人看，让他们秀完回来只有土豆吃。”

“别贫嘴了张颜齐，”副社长使唤他，“快过来刷酱！”

可能因为要烤一个下午，而且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在，留下来的人动作都很散漫，几个女生在旁边已经热火朝天聊起了八卦，张颜齐刷了半天，发现大家特别敷衍，操心地说了几遍“凉了就不好吃了”也不管用，干脆自己也放弃服务群众了，随手挑了些自己爱吃的，默默在炉子一角烤起来。

又过了十分钟，玩滑板的人回来了，张颜齐还在审视一串泡椒牛肉里面的泡椒熟没熟，听见声音看了一眼，继续研究泡椒，但是随着他们围到烤架附近，张颜齐皱了皱眉，重新抬起头去看焉栩嘉，焉栩嘉的刘海长到几乎盖过鼻尖，被他大概分了分，一边挽在耳朵后面，另一边几缕晃荡在脸侧，今天穿了套头卫衣，里面的毛衣薄薄一层，三个月不见还是有种好像一样好像变了的感觉，但这些都不重要，张颜齐收回视线，把那串牛肉放回架子

上，突然已经不想吃了，想立刻离开这里。

一群人七嘴八舌在问吃的，“这边没有，你去那边看看”，有人似乎讲了一句，张颜齐盯着炉子里变红的火炭，听见焉栩嘉走过来问：“这边的熟了吗？”

张颜齐没说话，还有点走神，旁边不知道谁碰了下胳膊提醒他，张颜齐将几串签子翻了个面，头都没抬：“还没有。”

“那这些呢，”焉栩嘉顺着看向放在架子尽头上的一堆食物，已经没有明火的位置，显然是为了保持温度，“这个看起来烤好了吧？”

张颜齐扫了眼，平淡地说：“那些都是我要吃的，刷了辣椒。”

哦……焉栩嘉有些失望地扯了扯头发，拖着声音抱怨了一句：“怎么没有我能吃的啊。”

“想吃自己烤啊。”话一出口张颜齐就已经后悔了，但他只是抿着嘴角，没有再补充什么。

焉栩嘉终于发现他的奇怪似的，睁着圆眼睛定定看了他两秒，也没再说话，干脆地转身走开了。

张颜齐拿起刚才放回去的那串泡椒牛肉，没注意有一面已经变黑了，张颜齐垂着眼睛看了看，丢进旁边的垃圾桶里，咚的一声。

“你干嘛。”身后有人压低声音问。

张颜齐回头看了眼，原来是副社长，随口说：“烤焦了，不能吃了。”

“不是那个，你刚才态度好差！”她拿着杯可乐，一只手掐着腰，莫名其妙地看张颜齐，“突然心情不好吗？为什么对嘉嘉发脾气？”

“我没有啊，”张颜齐拿起旁边的辣椒酱给面前那排肉又刷了一遍，“这个酱一点都不辣，下次不能买。”

副社长盯着他一会，放轻声音：“我不知道你们吵架了，不会是……分手了吧？你要是早点说……”

“你想太多，”张颜齐笑起来，无所谓地说，“我们本来也不是那种关系，你们之前不是问过吗。”

因为焉栩嘉是omega，又不是他们学校的，第一次张颜齐带他去滑板社的时候大家就有了那种猜测，虽然他们表现的没那么亲密，也没标记，群众只当是暧昧阶段，后来问张颜齐，张颜齐当时实话实说，回答不是，就是小朋友喜欢滑板而已，不过没太多人信，都有点看热闹的意思。

副社长显然也不太信，小声说：“你现在就很像情侣闹别扭……你说不是就不是吧，但你刚才那样真的很过分，这么多人，被别人听到怎么办。”

“听到怎么了，”张颜齐没有表情，“我又没说错，想吃就自己烤嘛，哪里有问题。”

副社长气得打了下他胳膊：“你怎么还浑上了张颜齐？我不管你为什么生气，大家是出来玩的，不要在这里闹，这种道理还需要我说吗？而且他本来就不是社里的人，年纪又小，你……你冷静点行不行，平时什么都懂，非要现在拧着来吗？”

张颜齐看着白烟蒸腾在空中的形状，过了几秒，轻声说：“好，我知道，你不用管了。”

副社长张了张嘴，也感觉说没说都没用似的，转身走开了。

8.

今天天气不错，不阴不晴，很适合户外活动，午后的气温也稍微升了一点，大概在炉子前站久了，张颜齐额头上甚至有些出汗，他拿过纸盘把新烤的一堆东西盛上，不辣真的差点味道，但也没办法，他端着盘子往外面走，焉栩嘉坐在最远的地铺上，好像没吃什么，一直在玩手机。

走到他边上，张颜齐把盘子放到他面前，自己在旁边坐下，焉栩嘉抬头看了他一眼，没给什么反应，低下头继续打字，张颜齐看了看他，起身去物资的地方找了瓶药膏，回到他身边，拧开瓶盖拉过他的手腕：“这里蚊子很毒的，他们有药，不用一直抓。”

但是焉栩嘉把手抽了回去，还是不吭声，张颜齐拇指把盖子按回去，沉默看了他一会，说：“你让谁给你做的临时标记？”

焉栩嘉抬起头，脸上有些惊讶，却没有第一时间说话，自己想了想，才皱眉说：“不可能，已经半个月……”

“但我就是闻到了。”张颜齐平铺直叙。

焉栩嘉大概已经明白过来，手指转了转手机，情绪有些复杂，既觉得可笑又莫名其妙似的，但他是什么血统，完全不会讽刺刻薄，说出来的话就有了种真正的困惑：“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张颜齐？”

张颜齐没看他，再次拉过他的手打开药膏，没想到焉栩嘉又把胳膊抽走了，张颜齐抬起头：“我都道歉了。”

焉栩嘉提高声音：“你哪里道歉了？”

“……意念上，”张颜齐看着他的脸停顿了一下，“闻到你身上的味道我就说不出来。”

焉栩嘉难以置信地看他，好像没想到他这么不讲理，张颜齐把药膏放到他卫衣口袋里：“好你待会自己擦吧，先吃东西，凉了很难吃。”

焉栩嘉没动，张颜齐的语气不能说好也不能说不好，仿佛他努力了但更让人生气：“吃吧，为了别人的事虐待自己，你肯定不是那么笨的人。”

焉栩嘉整张脸板得像国家大事那么严肃，嘴角都压成了三角形，张颜齐的态度终于软了一些，有了点哄的意思：“别瞪我了，想喝什么饮料，我去拿。”

盘子里的东西焉栩嘉还是吃了，正如张颜齐所说，他不是那种憋气自虐型的人格，反过来可以说得上“无论如何也不能亏待自己”。

关于上次发情期到底怎么回事，两个人也都没再提，其实这种问题要吵架很简单，但说出口就很难听，势必要用到狗血剧里的某些经典台词，关你什么事，你是我什么人，难听都是次要，可能对于焉栩嘉来说这些话太掉价，他从小受到的教育里，绝没有这样咄咄逼人的处理方式。

好聚好散嘛，张颜齐心想难道我他妈不知道上流社会都觉得这套很绅士很潇洒吗，但又不是所有情况都适用，张颜齐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经历的是什么生长环境，酒吧里死缠烂打的omega，张颜齐也不是没踹椅子骂过，刚才那句“想吃就自己烤”，在他说过的重话里根本排不上，那个瞬间他后悔的不是自己会这样说，而是对象是焉栩嘉。

道理谁不懂，就是控制不住能怎么办，要是焉栩嘉今天干干净净一点痕迹没有，张颜齐觉得自己也能做到相安无事，他对自己的理智有信心，之前交往过的前女友都可以面对面闲聊，但是现在……直到现在这一刻，张颜齐在他身上闻到另外alpha的信息素还是很想转身走人，根本不想看他的脸，理论上经过半个月的新陈代谢是不会被闻出来的，张颜齐第一次觉得自己的五感过高真的很烦。

他也没想到会这么在意，焉栩嘉去借充电宝，弯腰的时候兜帽半盖在他脑袋上，张颜齐看着他蓬松的头发被吹晃在风里，明明是我的猫，他负气地想，是——我——捡——到——的。

张颜齐轴起来也是邪门，道歉的话硬是到最后都没说，就是不想说，其实以焉栩嘉的个性也不太吃甜言蜜语那套，富养的小少爷又酷又自信，可能听到奉承讨好都会冷笑着甩甩尾巴。

所以不如实际行动有用，焉栩嘉摆明不追究，但是也没原谅，张颜齐反正除了道歉什么都做了，陪他吃东西，调滑板，两个人站在炉子前研究各种烧烤技术，大家一起玩卧底和狼人杀的时候，张颜齐偏心得颇为明显，虽然社里不缺真正的情侣，群众还是看不下去地起了几次哄。

焉栩嘉跟他们没那么熟，一开始想装傻，耳朵却禁不住，红得不行，缩在手机后面只笑不说话，张颜齐跑过那么多场子，这点小场面根本无所谓，后面看焉栩嘉实在被逗得过分，行了行了快下一轮，挥挥手让八卦群众到此为止。

一下午过去差不多哄好了，焉栩嘉身上有幸福小孩的特质，不记仇也没报复心，只要心情愉快起来就算翻篇，可能气氛也有关系，就像谎话说一千遍能成真，被周围人那样揶揄久了，两个人之间不可避免有点化学反应，社里有人过两天生日，他们还买了个蛋糕带过来，分好之后焉栩嘉吃了两口，惊呼：“这里面的碎片夹层好好吃。”

还不错，张颜齐也同意，看看他，觉得好笑，“就这么点还能吃到脸上啊？”

他伸手去抹焉栩嘉脸颊上的奶油，焉栩嘉没动，几缕刘海后的大眼睛定定看他，张颜齐心想还是不是法治社会了我被流浪猫这样欺负我好委屈啊有没有警察叔叔来管管，喂也喂了

抱也抱了然后跟我说不是流浪猫只是走失的不能给我养，不养就不养嘛现在还要在我面前卖萌我也是人我也有心……等等这句是什么梗来着。

身后突然传来女生的吵闹声，不知道在抢什么，两个人同时退开一步避开她们冲过来的路径，张颜齐随手扯了张纸擦掉手上的奶油，看到焉栩嘉低头在吃蛋糕，表情很镇定，耳朵好像又红了。

就算一个人可以保持清醒99%的时间，总有几个昏头涨脑的时刻，不然怎么是人呢，不然在和邪恶战斗什么，张颜齐早就把鸡汤和中二完美结合在自己的世界观里，偶尔找个心理安慰倒也不太难。

但他是真没想到这么快就又来了一个轰然刺激，他们离开的时候天色已经微微暗下来了，在外面吹了一天冷风大家都有些困倦，没有再安排别的活动，就在场地门口分组叫车。等了一会，张颜齐突然感到有些异样，敏感地左右看了看，没注意马路对面的卡宴下来一个人，走到路中间就对他们这边挥了挥手：“嘉嘉。”

这个味道……张颜齐眯了下眼睛，那人很快走到他们面前，焉栩嘉的语气很惊讶：“哎？你也来这玩吗？”

“你妈妈叫我来接你。”对方笑了笑。

活动场门口的灯还没亮，这个距离张颜齐才看清他的样子，二十几岁的年青人，大衣很考究，感觉已经不是学生了，他说话时也扫了张颜齐一眼，张颜齐和他视线对上，脸上没露出任何表情。

焉栩嘉听到他的话，下意识先回头看张颜齐，说实话在短短的几秒里张颜齐的情绪竟然还起伏了一个来回，本来闻到这个人的信息素又很想甩手走人，但焉栩嘉脸上的那种神情，犹豫迟疑，欲言又止，或者期待张颜齐会说什么，张颜齐还没反应过来就心软了，抬起手整了整他的兜帽，低声说：“先回去吧，等我去找你好不好。”

焉栩嘉的圆眼睛看了他两秒，转过头跟那个人一起往对面的车走去，张颜齐看着那辆深色卡宴掉了个头开走，活动场门口的几盏大灯突然开了，明亮的橘黄色，将那块空地照得干干净净。

过了三天，张颜齐找了个下午的空档，去了焉栩嘉的学校，焉栩嘉的体育课自由活动，他和几个同学在打篮球，看到张颜齐来到球场边，随手拍着球走了过来。

“先跟你串个口供，”张颜齐说，“我跟门卫说是你哥，来找老师谈谈你成绩问题的。”

焉栩嘉笑了：“好假，我们学校哪有人在乎成绩啊。”

张颜齐叹了口气：“对，我进来看到你们那个闪瞎人的礼堂就觉得说错了，早知道不如说……”

焉栩嘉的眼神很无辜：“什么？”

“早知道就说要来跟老师谈谈你被人乱标记的事，”张颜齐悻悻地看着球场里有个学生投三分，“这也差得太远了篮板都没碰到！”

焉栩嘉跟着转头看了看，笑起来，低头拍了两下球，平静地说：“他不是我们学校的，他家里人是我妈的朋友。”

……哦，张颜齐看着他的神情，非常自然，说实话张颜齐并没有真的因为那个人的存在而感到什么“威胁”，或者说如果焉栩嘉已经打算和他怎么样，根本没必要再跟张颜齐见面，以他的品格，甚至不屑于玩这种游戏。

但张颜齐也清楚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焉栩嘉身边的人还有很多很多，而现在张颜齐仅仅是一个临时标记的味道都忍不了，他确实没想到，不如不见，这么放不开的念头是从他这边冒出来的。

其实表态只是两句话就能说清的事，他们两个的性格都不喜欢把感情的东西放大到废寝忘食，道理很简单，对张颜齐来说复杂的大概是在放纵和理性中找那条界线，怎样才能让每个人都不为难。

“如果我……”张颜齐想了想措辞，“我不找别人，你也没有，这样可以吗？”

焉栩嘉抱着篮球，歪头看他，深秋的午后徒有其表，虽然阳光能照出他们的影子，球场边的树叶却被吹得像层层海浪。

“嘉哥！先把球扔过来！”后面球场上的人大声喊。

“就来了。”焉栩嘉跟他们说。

他回过头看着张颜齐，重新拍了两下球，一边慢悠悠往后退，风把他的刘海吹开，焉栩嘉抬起脸，在阳光中笑起来：“不行张颜齐，这对我来说不够。”

9.

社团活动楼有一间教室在装修，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张颜齐突然开始过敏，又因为降温有些着凉，两项加在一起，连续发了三天低烧，口罩糊脸，差不多萎靡了一整个星期，走到哪里都只露出那双下垂眼看人。

他连睫毛都是垂的，遮着脸看人显得很冷淡，同学见到不是问没睡醒，就是问心情不好？次数一多张颜齐也懒得讲场面话，随便他们怎么觉得，一律点头敷衍，等再去酒吧，回过神就听见他们都理所当然的语气在说，妖娆失恋了啊。

怎么就失恋了，张颜齐挡开别人伸过来当作举话筒采访的手：“谁传出来的啊！假情报你们也信。”

“那你这么多天都不出来，喊也喊不到。”

“生病嘛，”张颜齐随口说，“今天不是来了。”

今天有两个很久不见的朋友从上海回来，大家在酒吧聚一聚，本来还叫张颜齐也上去唱一首，他推说嗓子还有点不舒服，嗓子当然算不上问题，只是今天没那个心情。

这个星期张颜齐几乎没参加什么活动，为了不传染同学和休息好点他也没住宿舍，多数时间都老老实实在学校和家之间两点一线，很久没这么闲，而且都是一个人的独处，他来回回想了不少事情。

也包括如何与猫猫共同生活的未来规划，说实话，在前面那几个月里，张颜齐从未想过要把他和焉栩嘉之间变成一种真正的关系，他不是一见钟情，轻易就陷入狂热的恋爱脑，很明显焉栩嘉也不是，更别提他们总共都没见过几次面。

虽然没有轻易狂热，现在的张颜齐还是带着理智，踩着刹车，天人交战了一万遍地陷进去了，说“陷”可能并不准确，张颜齐咬着笔觉得自己也不是出于什么浪漫的寻求真爱，毕竟焉栩嘉才18岁，不管再怎么早熟，对一个高中生讨要爱情未免有点滑稽。

张颜齐只是很想得到他，别人都不可以碰的那种得到，在某些时刻，这类偏执的念头在他脑中呼啸而过，轰然作响。

这当然是偏执的，张颜齐心里很清楚，以焉栩嘉的成长背景，他根本不会被谁得到，张颜齐不想绑住他，所以给了他一个尽自己最大努力的自由条件，只要不找别人就可以。

但是焉栩嘉竟然拒绝了，他说不行的时候，张颜齐又想扯他的脸，真的不是长得聪明其实是笨蛋吗？焉栩嘉一直以来在这方面毫无警惕，虽然可以说是自信，张颜齐还是怀疑他到底知不知道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标记又是什么意思？外面的omega全都紧张得不行，小少爷倒是像吃饭喝水一样潇洒，仿佛不屑为这些事浪费思考的时间，只有张颜齐在这操碎心。什么不熟的人也让做临时标记，想起这个张颜齐就能在心里哗哗出一整首rap，那天对方的说辞是“你妈妈让我来接你”，暂时不知道真假，听上去很有钦点的意思，当初见到焉栩嘉妈妈的时候张颜齐并没觉得家长对他有意见，当然就一顿饭也不至于多认可，焉栩嘉和家里的关系很亲近，如果父母不满意，这些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都是困难的事，反反复复，所有的道理在张颜齐脑子里晃荡了好几天，alpha和omega的互相吸引有很大一部分生理因素，不需要什么理由，就算像焉栩嘉这样不喜欢大多数alpha的味道，荷尔蒙作用还是会让他有反应，只是他喜欢张颜齐的气味，反应便会特别强烈，AO之间也有适配度的区别。

张颜齐没那么死板，硬要分清焉栩嘉对他的感觉到底是哪一种，是哪一种都不重要，他们之前也讨论过，喜欢和在一起是两回事，焉栩嘉很高傲，高傲而霸道，贪心，自信，站在张颜齐面前要他认真，要他拿出所有的东西，不然就会甩甩尾巴跑掉，摸都不给摸了。

唉……低烧不退的夜晚张颜齐坐在桌前发呆，当一个有理智又总是顾虑别人的进步青年好难，想事情想到头晕眼花，如果他从一开始就是个坏人，捡到一个漂亮发情的omega，酒吧圈最常见的俗烂故事，听都没人听。

“妖娆，你今晚第几次梦游了。”

什么，张颜齐回过神，拿起柠檬水笑了笑：“可能困了，太久没熬夜不习惯。”

这才几点！群众一阵嘘声，旁边的女生突然搭他肩膀：“对了张颜齐，我有个朋友对你蛮有兴趣的，认识一下吧？”

张颜齐放下杯子：“不是啊我……有对象了。”

一桌的人都莫名其妙：“什么？谁？哪里？”

“是b吗，你身上没别人的味道啊。”

“刚认识的？有人听说过吗？”

“你为了挡我编的吧。”

“没有，真的！”张颜齐虽然有一点点心虚，但还是据理力争，“骗你们干嘛，这有什么好骗的对不对。”

仿佛恨不能从兜里捻出一根猫毛证明自己是养猫的，虽然猫还没挂上他的名牌也没呆在家里但说有就是有！

“下次带来一起玩啊，”有人提议，“是你同学？”

不是……张颜齐含糊其辞：“下次有机会再说吧。”

“为什么这么可疑……”

“我懂了，还没弄到手。”

张颜齐不耐烦：“别瞎说。”

起哄声反倒更大了，幸好有人打岔：“张颜齐不想认识可以介绍给别人啊，有照片吗来看看？”

“你没机会，我朋友喜欢帅的。”

大家笑闹起来，张颜齐端起杯子喝了两口也跟着他们笑了，旁边突然有店员靠过来叫他：“齐哥，有点事……”

他们坐在里面最大的桌子，张颜齐跟着店员绕出来：“什么？”

店员指指吧台：“那边有个小孩被人缠上了，他说你是……男朋友，你要管吗，还是……”

张颜齐因为上台唱过歌，又是alpha，时不时会有来找他的人，但如果是男朋友为什么不打电话，或者直接喊他，店员也不确定是真的认识张颜齐，还是只拿他名字来挡麻烦，酒吧这种事很常见，照理说店员不需要管，只不过搭讪的人喝醉了，气氛有点紧张，店员担心闹出麻烦，还是来问张颜齐一声。

张颜齐看了一眼就震惊在当场，怎么是焉栩嘉，他转头跟店员道了声谢，快步走过去，一边摸出手机看看，没有新消息，那是怎么回事？

跟焉栩嘉搭话的人张颜齐不认得，顶多有点眼熟，但也谈不上印象，不过以他对这种环境的熟悉度，只扫一下就能分出对方是不是喝多了，什么意图，好不好惹，焉栩嘉也是让人操心，酒吧的位置有讲究，他长这样还一个人坐吧台，简直生怕别人看不到他。

“晚上好，怎么了？”张颜齐走过去轻快地说，胳膊搭在焉栩嘉的椅背。

焉栩嘉抬头看了他一眼，没什么表情也没说话，对方倚着吧台有点大舌头：“哦，又来一个，想抢人啊？”

张颜齐笑了笑：“他刚才不是说我名字了吗，小朋友闹脾气，来找我吵架的。”

对方眯了眯眼睛，怀疑地盯着他们，流里流气地咧开嘴角：“这个alpha不行吧，不如跟我试试。”

“有点花生米也不至于……”张颜齐一时没管住嘴，小声接了句最近的网络流行梗，焉栩嘉很明显听到了，想笑又硬压下去，把脸转到一边。

你说什么？那个人语气不太好。

“我说不好意思让你误会了，”张颜齐心平气和地说，拉住焉栩嘉的胳膊把他带起来，“你慢坐，我们先走了。”

10.

拉着焉栩嘉的手腕走到另一个角落坐下，张颜齐撑着下颌等了他一会：“……嗯？”

焉栩嘉没看他，只是自顾自刷手机，张颜齐这才确定猫猫是真的情绪不对，不是自己错觉，而且怎么还是冲着他来的……

“我又怎么惹到你了，”张颜齐有点冤枉，“上次被拒绝的不是我吗。”

焉栩嘉掀起眼睑瞥了他一眼，面无表情：“所以呢，你的意思就是这样了是吗？我也没意见，只是想来说一下，我觉得说清楚比较好。”

张颜齐看着他呆了两秒，才18岁，说出去绝对没人信，讲话怎么这么绕，张颜齐辩论本能发作，强压了下去，点了点桌面：“等等，我们慢慢说，首先呢我的意思不是这样，然后我不太懂的是，你今天想来说清楚，为什么没用手机找我啊？”

“你也没找我啊。”焉栩嘉干脆利落，完美逻辑。

张颜齐又愣了愣，好像有点明白过来：“啊，我这几天病了一下，就没找你，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是因为这个吗？”

焉栩嘉没说话，黑眼睛圆溜溜的，将信将疑地看着他，张颜齐试探地问：“是因为这个生气吗？”

“我没生气。”焉栩嘉这几个字的语气真是让人不知道怎么说。

张颜齐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撑着额头笑起来，焉栩嘉提高声音：“好，那我生气了。”

张颜齐更想笑了，可是不能笑太过，只好努力抵住嘴角：“所以现在就算扯平了对不对嘛，再说……”

“没扯平，”焉栩嘉把手机扣回桌面，“你想听我丢脸的事吗，我就说给你听，昨天家里的保姆阿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了，我不想让她担心，就说你很忙，阿姨犹豫了一下，说她之前在路边碰过你一次，看到你跟女生走得很近，我知道她只是关心我，但我也说不了什么话回她，只能跟她笑一笑说好我知道。”

张颜齐僵在原地，被无法明说的复杂情绪牢牢僵住，以他的反应和善辩竟然空白了好几拍，或者这些语句本身并不难接，然而焉栩嘉此刻的模样使他措手不及，一击即溃。

“嘉嘉……”他轻声开口。

“然后我想了半天，”焉栩嘉看着手机壳背面的花纹，状态算得上平静，“你都这么多天没找我，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但我觉得你上次那样问我，好像很在乎我的想法，我有点想不通，就去跟我妈说了，她说我傻，什么都信。”

说到最后一句，焉栩嘉把脸转了过去，尾音低而轻，像一小块沙包掉在地上的声音，“噗”的闷响，没有后续。

但那轻响震得张颜齐脊椎都麻了，他一时情急按住焉栩嘉的胳膊：“不是这样嘉嘉，你别这么想！”

焉栩嘉只是看了他一眼就把视线移开，脸色绷得很紧，情绪却从湿润的大眼睛里全泄露出来，张颜齐把他身体扳过来，认真地说：“我这几天没找你是因为自己生病了，也想了很多事情，我在想我们是不是真的合适，如果在一起以后的生活是怎么样，好我确实是个想很多的人这点我也知道，但我不想那么随便对你。阿姨那次看到的是……我之前的女朋友，可能她刚好看到……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不过我们真的已经分开很久了，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关系，你想认识她吗，我可以带你认识她，你见到她就知道她性格是比较随便，我当时也没注意，以后会小心一点。”

一口气说了这么长，张颜齐停下来，不确定焉栩嘉有没有在听，有些忐忑等他的反应，过了两秒，焉栩嘉终于把脸转了过来，直勾勾看他：“以后会小心一点，是什么意思？”

张颜齐怔了下，才意识到好像跳过了重点，尴尬地摸了摸鼻尖：“就是我，本来也打算病好了就去找你……刚才在他们那桌，我都跟他们放大话说我不是单身了。”

焉栩嘉垂下眼睑，睫毛扇了扇，轻声嘀咕：“你又没问我，我也没答应。”

张颜齐犹豫了一下：“但是刚才，我接收到的版本是，你跟那个人说是我男朋友吗……？”

“我随便编的。”焉栩嘉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好那你……”张颜齐耐心又纵容，软着语气说，“你点个头就是官方认证了嘛。”

焉栩嘉眼睛转过来看他，这酒吧的灯光荡得他瞳孔流光溢彩，张颜齐忍不住靠过去亲了下他，焉栩嘉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哎，好像害羞了，张颜齐猝不及防被萌到，心想虽然猫猫很骄傲其实也真的很好哄，竟然只是亲一下就行了。

“那你自己去跟阿姨解释。”焉栩嘉抓起手机靠到沙发背上，耳朵有点红，脸上终于有了些笑意。

“何止阿姨啊……”张颜齐叹了口气，“还要找个时间跟你妈妈说，她现在肯定觉得我花言巧

语把你骗走了。”

“我妈很聪明的，”焉栩嘉倚在沙发靠背上歪头看他，笑吟吟地说，“是不是骗她说了算。”板着脸那么早熟，一笑起来仿佛都能闻到信息素的甜味，张颜齐捏了捏他的脸，焉栩嘉枕着沙发挨着他怀里的样子，和当初在他房间枕着床尾时一样，半索吻不索吻的狡猾，张颜齐又被迷惑，本来还想说点什么下一秒就忘了，垂着眼睛低头亲住他，舌头刚伸进去焉栩嘉就哼了一声，抬手勾住他脖子。

其实两个人刚经历这一波互相表白的心路历程，都还不太冷静，一接吻立刻情绪又翻涌起来，差点收不住，张颜齐勉强从迷乱中挣脱出来，喘着舔舔嘴角：“还是，先回去吧。”

张颜齐回去拿包的时候焉栩嘉站在几步之外等，整桌的人起哄得天翻地覆，张颜齐只撂下一句“早说了叫你们不信”，就拉着他走了。

这附近到了晚上都是灯红酒绿的年轻人，用手机叫了车也要等一会，张颜齐问他要不要回家，焉栩嘉摇头说他爸妈都在家，这么晚了，见到张颜齐还要解释，很麻烦。

他倒是没想过各回各家，当然张颜齐也不确定自己此刻还能装出一副大仁大爱的态度放他走掉。

已经立冬了，深夜的温度很低，他们站在路边等，焉栩嘉挨着他站，张颜齐将他的兜帽拉起来，伸手搂住他：“冷吗？”

还好……焉栩嘉含糊地说，枕在他肩窝一边看手机，感觉张颜齐在看他，抬起一点脸，张颜齐凑到他兜帽里亲了他一下，然后就开始接吻，这种时刻像恋爱脑似的忍不住，明明之前什么都做过了，现在突然真实变成情侣关系，精神上敏感得不行，和寻常热恋期的年轻人一模一样。

终于等到车，两个人坐在后排都没怎么说话，各看一边车窗，好像怕一对视到就又要失控，一路安静回到张颜齐住的地方，进了门，张颜齐摸了下他的手：“你先去洗澡吧，晚上出来还穿那么少。”

焉栩嘉拨下兜帽：“我本来想让司机接我的。”

张颜齐揉了揉他的头发，进了卧室给他找毛巾T恤，焉栩嘉抬起胳膊脱了卫衣，在浴室门口站了几秒，张颜齐看到他表情：“别瞎想了，在浴室弄得很麻烦，你又不是发情期。”

“是你瞎想，”焉栩嘉振振有词，“本来只是洗澡而已。”

“是吗，你忍得住？反正我不行。”张颜齐无所谓地承认，走进厨房烧水。

这话大概算满意，焉栩嘉乖乖关上门，张颜齐给手机充上电，微信群里还在狂刷群众的八卦之情，张颜齐看了几眼越传越夸张，还有几个人来问他，干脆都不回了。

等焉栩嘉洗完，张颜齐也去洗漱，刷牙刷到一半突然想起来，探出头：“记得跟你家里说一声，不然他们担心。”

我知道，焉栩嘉回答。

等张颜齐再回到卧室，一进门就皱了鼻尖，他将窗帘拉好，走到床边摸了下焉栩嘉的额头：“今天几号，应该是最近吗？”

焉栩嘉摇了摇头，脸上已经有些消靡，缩在被子里刷手机，张颜齐拎过他的书包：“别跟我说你出门什么都没带。”

幸好还是有带，张颜齐翻出一盒调节的药喂他吃了，将顶灯关掉，只留台灯，房间柔暗下来，他爬上床，焉栩嘉用圆眼睛看他，指控元凶：“你床上都是信息素的味道。”

“能怪我吗……”张颜齐委屈，而且他觉得明明就是两个人今晚情绪上都比较激动，所以才有这种促发效果。

焉栩嘉身上的甜味已经渐渐散发出来，他有点难受地勾住张颜齐的脖子：“亲我。”

张颜齐把他按回枕头上，温柔地亲了他一会，然后拨开他的脸，贴着脉搏，在他后颈做了个临时标记。

焉栩嘉闷哼了一声，完全没想到他这么直接，整个人都被措手不及的信息素弄得头晕目眩，张颜齐挨着他躺下来，等他慢慢适应，现在焉栩嘉身上终于有了他的气息，临时标记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却终于让他这段时间的烦躁画上句点，那个胃里不停膨胀的气球“噗”地一声破掉，张颜齐疲倦地松了口气，额头抵在焉栩嘉的肩上，刘海挡住眼睛，低声说：“不知道应该拿你怎么办，嘉嘉，有时候也想把你变成我的。”

焉栩嘉缓过来了一些，只觉得心跳和脉搏很快，全暴露在张颜齐面前，他克制地喘了口气：“……你说真的吗？”

张颜齐笑了，故意说得轻松了点：“谁叫你心这么大，随便就让人咬脖子。”

焉栩嘉哼了一声：“我又没说过不可以，是你自己不想。”

……这说的什么话，张颜齐用力捏了捏他的脸：“哎你想法真的很危险，小心我把你关在家里。”

焉栩嘉搭住他的肩膀，低声嘟囔：“你只有在床上才会说这么肉麻。”

是啊是啊，张颜齐也不能否认，搂在他腰后的指腹慢慢摩挲他腰间那一小块皮肤：“有些话理智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讲嘛。”

焉栩嘉觉得很热，浑身血液被催促着流得很快，忍不住扯掉两个人的衣服，往张颜齐身上贴，“但你也不问，我的想法，如果你唔，唔……”

他太甜了，张颜齐在他说到一半的时候就用吻打断了他，然后顺着他潮热的侧颈，肩膀，胸口一路亲下去，舌头舔过他的乳尖再用牙齿咬住，焉栩嘉整个腰都挺起来，想推开他又浑身发软，挣扎着呻吟：“你别……”

张颜齐便回去亲他的锁骨，吻快回到焉栩嘉耳边的时候，突然被焉栩嘉的手心反手挡住了，张颜齐抬起眼睛，焉栩嘉喘着气，一副情动又拼命忍耐的费力样子，张颜齐叹了口气：“你非要现在谈人生吗？”

“是你平时都不说实话！”焉栩嘉提高声音。

好吧，张颜齐直起身：“给你五分钟，要说什么。”

焉栩嘉也勉强撑着坐起来一点，胸口还带着深浅的红痕，这真是太难了，张颜齐把视线移开，帮忙竖起一个枕头靠在他身后。

“我只相信，我感觉到的东西，”焉栩嘉的语速不快，沉稳，好像每个字都是在脑子里想过的，“如果你都压……不表现出来，我就会不相信，你喜欢我。”

……好，张颜齐平静地看着他。

焉栩嘉眨眨眼睛：“说完了。”

……说完了？张颜齐实在没控制住翻了个白眼，“你就是想找机会表演一下卖萌是吧？很久没见又练了新的招数，让我夸夸你。”

焉栩嘉笑起来，一边笑又一边滑下去：“我还想喝水。”

张颜齐直接拿过旁边的杯子喝了一口，捞起他后颈贴住他的嘴唇，这一口水喝得乱七八糟，也不知道焉栩嘉喝进去了多少，还短促呛了一下，喘得更厉害了，张颜齐拨开被子，拉开他的腿，焉栩嘉半倚在枕头上，眼睁睁看着他靠过来，突然说：“哦还有……”

张颜齐像没听见，贴着他会阴慢慢顶进去，焉栩嘉若有似无哼了一声，那种刺激完全无法只通过表面的反应体现，焉栩嘉仰起头，脖颈和胸口都变成了粉红色，张颜齐将他拽下来一点，让他躺好，进到底之后缓缓抽动了两下，撑起身覆在他上方，垂着眼睛喘了口气：“别还有了我求求你，先记着，要是待会还记得就算你厉害。”

焉栩嘉的胸口起伏得厉害，想笑又转瞬变得迷乱，手搭在他胳膊上，张颜齐掐着他的腿动了起来，好几个月没做过，一下就很有感觉，完全忍不住，汗水从身上淌下去有些刺痒，张颜齐抿着唇线又深深撞了几下，直起身抹掉已经滑到眼尾的汗，喘息着捋了把潮湿的刘海。

焉栩嘉整个人都是湿透的鲜艳，神情却因为涣散显得模糊，张颜齐用拇指揉了揉他鲜红的嘴唇，低下头亲他，焉栩嘉拽着他的背，在他的吻里就毫无预警射了出来，张颜齐感觉他在轻轻打颤才发现，退开一些按揉他的胸口，高潮太强烈，焉栩嘉这个样子，忘记呼吸到窒息都不是没可能似的，过了好一会才缓过来，张颜齐轻轻摸他后颈肿起来的那块：“这么舒服吗。”

焉栩嘉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哑得前两个字都没发出来：“你的味道……信息素太多了，受不了……”

是吗，张颜齐低头在他侧颈和耳际徘徊了一会，像自言自语低声说：“这样才对。”

焉栩嘉闭着眼睛，突然笑起来，想开口却被张颜齐堵住嘴，唔，他抬起胳膊勾住张颜齐的脖子，alpha对omega的控制力，他现在才真正体会到，张颜齐身上那种草木的气息，虽然味道是淡的，淹没般覆盖他，焉栩嘉心跳都要从嗓子里蹦出来。

他自然又硬了，持续的兴奋让他在意识上有些疲惫，身体却完全没有不适，焉栩嘉被亲得迷迷糊糊，小声问：“你想从后面来吗？”

不行，张颜齐往他腰下塞了个枕头，干脆地说：“从后面我会忍不住标记你。”

不知道是听到“标记”这个词的反应，还是他在那个瞬间做了下意识的联想，焉栩嘉下面又是一阵温热液体涌出来，张颜齐皱眉忍过去，捞了下他的腰让他更容易夹住自己，太湿了，动起来都是滋滋水声，已经射过一次之后又特别软，焉栩嘉完全是任他摆弄的样子。这样其实也有点忍不住想标记他，欲念这种东西要么完全堵住，只要流出一点就再不能阻断，把焉栩嘉变成他的，这个念头在张颜齐的神经上张牙舞爪，不停地翻搅。

焉栩嘉竟然还在这种时刻问：“那你觉得，我喜欢你吗？”

张颜齐用力喘了口气，用手捂住焉栩嘉的嘴，低声说：“我不是吓唬你，我真的忍不住。”焉栩嘉看起来根本没跟上他在说什么，张颜齐也不指望他懂，只要不作死讲情话就行了，焉栩嘉在他手心里唔唔了两声，潮湿的黑眼睛直直看着他，原来那句鸡汤是真的，张颜齐怔了下，松开手，捂住嘴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原来是真的。

“我知道嘉嘉，”张颜齐拨开他的刘海亲了下他的眼睑，耐心地回答他，“虽然你喜不喜欢我都没关系，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好。”焉栩嘉似乎满意地挑了挑眉，闭上眼不再继续。

不过张颜齐还是没忍住补充：“以后要讲好不能在床上谈人生。”

焉栩嘉侧过脸笑起来，笑到一半又变成喘息，手臂搂住张颜齐的肩膀。

一晚上焉栩嘉也不知道被他弄射几次，到后来高潮已经和射精无关，焉栩嘉感觉小腹连着的那根筋已经酸得没知觉，但是张颜齐在他里面抽动的时候还是很舒服，那种绵长的快感和酥麻简直不可思议，好像灵魂一直在漂浮。

什么时候睡着的焉栩嘉也不知道，或者是昏睡，但是肉体承受了太多刺激没那么快平复下来，睡得不算安稳，模模糊糊睡一睡又醒一醒，再一次醒来发现是身边的响动，张颜齐似乎去洗手间，焉栩嘉翻到他那边蜷着，信息素的味道让他愉悦又慰藉。

过了一会张颜齐回来，刚洗过手的触感带着舒服的潮气，轻柔摸他的脸：“嘉嘉？怎么躺这边来了。”

焉栩嘉半睡半醒哼了一声，不想动，张颜齐只好绕到另一边去，他躺回被窝里，焉栩嘉就自动贴上来。

也太可爱了，张颜齐笑着搂住他，焉栩嘉把脸埋在他颈窝，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整个人体温还是偏高一点，张颜齐摸他的额头和扁桃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说不清楚，焉栩嘉低声呢喃，还想做……

张颜齐迟疑地摸他的眼角：“你是说梦话还是什么。”

“我上一次是，跟他们吃饭的时候，”焉栩嘉突然说，声音还是很低缓，“那天有点感冒，和发情期的头晕混在一起，没分出来，然后发生了什么我也不太清楚，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帮我做了临时标记了。”

嗯，张颜齐安抚地摩挲他后背，听到焉栩嘉继续说：“但是那之后的几天我都不太舒服，我以为临时标记就是这样，可是今天感觉很奇怪……”

“标记只是让你不会再被别人影响，”张颜齐平静地说，“但是你对我的反应会更大，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心态也是，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不小心发情的omega，但我不喜欢他的味道，虽然硬是硬了，也是觉得很难受。”

“唔，你现在也……”焉栩嘉刚回过神似的，茫然地移开腿，为了确认又把手放下去摸他小腹。

那当然了，张颜齐拉住他的手：“你都不知道你有多甜。”

不知道……焉栩嘉困倦地在他侧颈蹭了蹭：“我一直心跳得很快，你……”

他呻吟起来，张颜齐两根手指伸进他里面，突然充满的感觉让焉栩嘉眼睛都一阵发热，他吸了下鼻子，叹息着，小腿难耐地缠在张颜齐胳膊上。

张颜齐亲他的脖子，焉栩嘉浑身又烫起来了，某种果实熟透的甜度，随便一掐都能出水似

的，整个人往张颜齐怀里挤，说实话张颜齐也觉得这一晚上的纵欲程度有点过分，焉栩嘉可能以为他是清醒的，但完全没有，要不是书上写着alpha不会发情，张颜齐都怀疑自己也陷入了这种漩涡，从来没像今晚这样疯过。

焉栩嘉搂上来咬他的嘴唇，声音和他的吻一样潮热：“想，要你……”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又是一股粘滑的水淋在张颜齐手指上，这种身体上最直白的体现让张颜齐胸口都有点疼了，他抽出手掐着焉栩嘉的腿根，毫不费力捅进去，焉栩嘉的身体软得跟没骨头一样，融化似的裹在他阴茎上，只是插进去他里面就像高潮似的收缩，但张颜齐觉得他应该射不出来，可能今晚都射不出什么了，只能断断续续淌一些清液。

可是焉栩嘉又像爽得不行，那种悸动从肉体的每一处贴合传过来，张颜齐把他压回身下，低声说：“我们明天也不要下床了。”

焉栩嘉笑起来，勾住他后颈，声音里都是沙哑和迷情：“好啊……”

后来就再没人说话，焉栩嘉早就昏昏沉沉了，张颜齐也不记得做了多久，可能实际并没有很长时间，但整个过程太迷乱，完全失去对外界的感知能力，好像离开彼此的身体就会濒死，只能靠索要和渴求活下去。

他们断断续续地接吻，只要亲到焉栩嘉就会下意识搂着他脖子，到后面实在没力气，胳膊掉下来挨着张颜齐的，张颜齐侧过脸亲了亲他的手背，舌尖将他食指勾进嘴里，牙齿在他指腹轻轻咬了咬，焉栩嘉好像被刺激得清醒了一瞬间，湿濡的眼睛看着他，用指尖去摸他特别尖的犬齿，张颜齐把他的手拉下来握在手里，听到焉栩嘉梦呓似的问：“张颜齐，你要吃掉我吗。”

“虽然你是很好吃，”张颜齐笑着去亲他的肩膀，“但我应该舍不得。”

焉栩嘉闭上眼睛，在他亲到自己心口的时候剧烈地喘起来，锁骨都露出了凹陷。

“如果你想……把我变成你的，”他低低呢喃，“最好动作快点。”

“再等等吧，”张颜齐将最后一个吻印在他后颈，轻柔地说，“我们还有好多时间。”

FIN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